

初缠恋后  
作者：岳雨

---

出版日期：2000-7

该死的色鬼皇帝假藉名义宣她进宫为妃，气得她不穿上白缎寿衣以示抗议，谁料他竟是那位对她纠缠不休的登徒子，不愿与人共事一夫只得稍稍封闭曾动情的心，暧昧不明的身分不断受人非议及轻视，逼得她屡屡不顾生命危险挑战他的忍而极限，用尽方法也费尽唇舌依然无法说服他放了她，不意他竟选在她逐渐相信他时将她驱逐出宫，摆明了她不过是他猎艳清单的战利品——

两人初见面他便认定她是他后位的不二人选，放下身段穷追不舍欲得佳人的青睐，她不仅无视他的魅力且避他如蛇蝎，逼得他只好动用特权让她再也无处可躲，与他作对般她自愿背负刺客罪名蹲坐大牢，视皇宫如鸟笼一心只想投奔自由离开他，他的宠爱害得她成为有心人袭击的目标，为了保护她忍痛演出薄情郎的戏码，唉！这下要赢得她的芳心势必难如登天！

---

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 
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 
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 
第10节

第01节

---

缘起的开始选择惊蛰时，雷鸣动，蛰虫震起而出，春分紧接而来的时节。

春节刚过，到寺庙上香的人还是很多，而绕且初也和随侍一同赶寺庙、市集的热闹。

“四公子，小心。”进荣以手臂替绕且初挡去了迎面而来烧红的香头。

绕且初摇着手中的扇子，优闲地看看四周。

“进荣，怎么人还是这么多？春节不是才刚过而已。”绕且初手中扇子扇了扇，脸上出现了些许不耐。

他原是想来凑个热闹，谁晓得人会这么多，连空气都弥漫着一股浓郁不散、香燃烧的气味。

“回四公子，春节刚过，这里的人多会上庙里拜一拜，人仍旧是这么多。”

绕且初点点头，精神似乎不怎么集中，眼睛猛打转，仔细观察庙里这些信徒。

拿着香、掷◆、求签……每个人的表情如出一辙，都是有求于神，所以表现得很诚恳；但在无欲无求时，心中却连个佛脚都摆不进去。

“进荣，添点香油钱吧，看这庙倒是得修修。”绕且初上下打量整座庙宇。上梁虫蛀得厉害，地板又坑坑洞洞的，而那神坛……

他望着那张老朽腐蚀到快站不住脚的红木桌。

能撑到现在真是奇迹！居然没因为上头的供品而压断那四根脆弱的桌脚，倒只是摇摇晃晃而已。

“这里的人肯定没捐什么香油钱。”

“四公子，上香捐香油钱是一定会捐，但是……呃……多寡就看人决定了。”

进荣将手伸进袖子里。“四公子，您要捐多少？”

绕且初漫不经心地扇着扇子，淡淡地说：“嗯，一万两好了。”他说得好像随随便便捐个一万两对他来说是件非常轻松的事。

进荣虽有点讶异，但却遵从指示掏出一万两的银票塞进香油箱里。

“进荣，你不是说这庙后头有个许愿池很灵的吗？”

“是，四公子，我这就带您去。”

☆

☆

☆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快放手！”元绡猛抽手，为了顾及气质与形象，虽然很想大嚷、大跳，甚至是打人，可是……唉，她却只能娇嗔而已。

“放手可以啊，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就放手。”

“你！”元绡为难地看着四周，发现不少香客正对着他们窃窃私语。“你放手！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们又不认识，请公子放尊重点。”她猛力想抽回自己被紧握住的手，直到手掌因用力而发红。

为什么她会有种触动心灵的感觉？元绡随即摇头摇去脑中的想法。“放手！”

“在下绕且初。”绕且初道出姓名，认为她知道他的名字后，两人就不算是不认识了。

元绡有些愣住，随即怒瞪着他，“你放手，不然我要大喊，让这里的庙主出来了。”

“这里的庙主在下也认识，刚好可以和他暂借厢房与姑娘一叙。”

元绡反手赏了绕且初一巴掌，教他愣得久久无法回应，倒是一旁的进荣立即反应过来。

“大胆！”

“你家少爷才是色胆包天！”元绡再也顾不得形象地咒骂。

“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！”

“我管他是谁！”元绡对着绕且初大喊：“你快放手，不然我真的要喊人了！”

“绕且初，我们算是认识了，是朋友又为何要喊人？”绕且初脸上漾着笑，天生的王者之风此刻表露无遗，就连正在气头上的元绡都觉得绕且初来头不小。

“放手。真正有品的人不会连介绍都没说就先拉姑娘家的小手。”

“我是怕你跑了。”绕且初微微下弯的眼角、浅却包含深意的笑唇，让元绡心跳加速，薄脸皮马上变色。

“何以见得我会跑？”她是想跑。

绕且初目光移向元绡垂放裙侧的手。“如果你没有想跑的念头，又为何要拉高裙摆？”

“呃……”元绡往下看着自己的手，果真拉高裙摆，顿时间企图昭然若揭，她连忙慌张地放开。

欲盖弥彰。

“只要你住在天子脚下，我就有办法知道你的一切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只好让人四处宣传，说我爱上你了，所以打听你的名字。何况，你可是我绕且初的嫁娘，我的妻子，我怎能不知道自个儿妻子的名字？”他垂下眼角，手中扇子啪地一击合上，震动了元绡的心。

“你！你这人……”元绡二话不说，随即又赏了绕且初一巴掌。

进荣惊得瞪大眼睛，绕且初则笑意更浓，只是在那笑容中包含了太多被侵犯的不悦，阴恻的光束自眸心闪过。

“大胆！”进荣抬手就想往元绡粉嫩的脸蛋掴下。

元绡见状吓得闭眼，脸自然地侧躲，等着剧烈的掌掴声与麻辣感在耳畔传开。

“进荣。”绕且初挡住进荣高扬的手，不悦地挥去。

“四公子。”

绕且初转头望着元绡闭眼皱眉，心中升起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一种温暖通畅的情绪，这是他对其他女人所未曾有过的感觉。

当他一靠近许愿池，眼光很自然地穿透重重人群，锁定在她身上。

不是她的美貌，而是她带给他的舒服感，从来不曾有人能令他感到如此舒服。

情不自禁地，他未曾做过粗活的手弹出食指轻掠过她无瑕的下巴。

“你做什么！”元绡惊愕地立即别过脸，一抹红潮泄漏她快速乱奔的心跳。

“美，可惜固执了点。”他不禁赞叹。

“绡姊姊！”

元绡抱着一团红丝线，由后院拱门里奔来，直接撞进元绡怀里，将绕且初握着元绡不放的手给撞离了。

元绡趁势蹲下身去抱住元纤，将她抱在怀里当挡箭牌。

绕且初见状呵笑不已。“真是可爱。”

元纤回头看着绕且初，甜甜的笑窝像是钉在脸颊上，深邃而甜美。

“大哥哥真好看。”年岁不大的孩童，动作永远与心里想的同时运作，稚嫩小手伸出就想往绕且初的俊脸上摸去。

“大胆！”进荣二话不说马上拍掉元纤的小手。

元纤吸吸鼻子，眼眶立即泛起莹珠亮光与红润，小嘴儿扁了起来，不停摸着被打疼的小手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元绡伸脚就想踹进荣。

看来元绡长久和男人婆元绫相处，一些行为都被同化了。

“进荣，退到一边去。”

“是，四公子。”进荣看了元绡一眼后，安分恭敬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纤儿。”元绡拭去元纤眼角的泪珠。“不哭喔。”

元纤揉揉眼睛。“不哭，纤儿不哭。”说是不哭，但嘴角仍旧扁着。

“来，绡姊姊带你回家。”

“不要！”

“不要？纤儿。”

“人家……纤儿要和刚刚的小哥哥玩。”

元绡敛眉。“小哥哥？哪个小哥哥？”

“纤儿，是不是穿着白黄衣裳，辫子尾绑着一条黄色丝带的小哥哥呢？”绕且初伸手想摸摸元纤的脸蛋，元绡却闪了个身，硬是不让他碰，眼睛直瞪着他。

“对，就是那个小哥哥！”

绕且初心想也对。

他那堂弟是有那能耐让每个小女孩看了他都不禁迷上，看来敛琥那小子长大可不得了。

“喏，大哥哥介绍小哥哥和你认识，你告诉大哥哥，姊姊叫什么名字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！”元纤兴奋地拍手，眉开眼笑。

“不可以，纤儿！”元绡急了。

“那……姊姊叫什么名字？”绕且初哄道。

“湘姊姊就叫湘姊姊呀。”元纤脸蛋微偏，习惯性地将食指放进嘴巴里轻咬。

“纤儿！”元绡暴跳如雷。

“那纤儿姓什么？”

“姓元。”

元绡来不及阻止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，她挫败地翻个白眼。

“元绡……”

听似低喃的呼唤，竟像轰隆隆的雷声，惊得元绡呼吸一窒，心跳亦仿似停止不动。

“纤儿，咱们回家了，出来太久缙姊姊会担心的。”元绡逃避的行为昭然若揭。

“回家？可是纤儿还要和小哥哥玩……”元纤噘高嘴耍赖。

“隔壁的小雀子也能和你玩呀，怎么非得要找那小哥哥陪你不可？”

“纤儿，大哥哥立即让人找来小哥哥陪你玩好不好？”绕且初实在很好诈。

不用等绕且初下令，进荣就已跑去找来绕敛琥。

“堂哥，你找我？”绕敛琥将身后的长辫子甩到身前来，尾端绑了一条黄色丝带，剑眉、鹰目，深邃五官与挺拔身影，颇有大将之风。

“小哥哥！”

元纤踢着双脚，朝绕敛琥伸出小手。“小哥哥，纤儿要和你玩玉珠。”刚才看小哥哥和一群人在后院玩绿绿亮亮的玉珠，她就好想玩喔！

“敛琥，你在后头和人赌珠？”

元绡这会儿倒是见着了绕且初那不悦的神情，眉目深锁得像是永远都舒解不开。

绕敛琥赏了元纤一记白眼，元纤兴奋快乐的神情立刻消逝不见，又扁起小嘴儿，眼睛更是不敢再看绕敛琥一眼。

“没什么，堂哥。”

“你知道的，你爹娘是怎生交代。”

“知晓。”该死的臭娃娃儿！绕敛琥再度赏了元纤一记白眼。“堂哥找敛琥有事？”还差一局就赢了，要不是半途杀出个进荣，他这会儿早就荷包满满的了！

“堂哥知道你没有妹妹，特地替你找了个可爱的妹妹陪你玩。”

绕敛琥瞪大眼睛，惊恐不已。

“堂……堂哥，你定是开玩笑。”他不屑地看着元纤。

“堂哥何时与你开过玩笑？”

绕敛琥再也忍不住，扬手指着元纤的鼻子开骂：“她哪点配得上我？！她只不过是个平民百姓，我看她低能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！”骂人的同时，绕敛琥也没放过远离元纤的机会，身子一直退、一直退，直到背脊抵住红梁柱。

“什么低能！我们元家人才不屑和你们这群……这群……”元绷在脑海里寻找贴切的名词。“你们这群败类同伙！”说完，抱着元纤奔离。

绕且初看着元绷离去的背影，唇角扬着笑意，直到那纤细的背影在眼前消失为止。

“绕敛琥。”他回过头的第一件事即是怒瞪绕敛琥。

“堂……堂哥……”

“绕敛琥，你知不知道那人是你未来堂嫂？”

绕敛琥这会儿眼睛瞪得更大，愕然惶恐地张大嘴巴。

“堂……堂哥，你不是说笑的吧？”

“你认为是吗？”

绕敛琥从惊吓中回复，连忙捂住张大的嘴。“堂哥，你后宫那群数也数不清的嫔妃怎么办？宁妃又怎么办？”

“静春园那些人是因祖规而留下，我奈何不了，但后位至今仍旧空悬着，我总能立自个儿喜欢的女人为后吧！”绕且初手中的扇子置于胸前扇着。

绕敛琥跟上绕且初走离的身影，追问道：“堂哥，那女娃儿才几岁……哎呀！”他摸着头顶哀哀叫。再让堂哥这么打下去，他不变白痴都难。

“我说了是那女娃儿吗？”绕且初见绕敛琥叫疼的模样，心底邪恶念头油然而生，真想再赏他几记。

先欠着，早晚有一天将他打成白痴！

☆

☆

☆

“滥情！”元绷抱着元纤往家的方向走，嘴上不由自主地嘟骂。

“绷姊姊，什么是滥情？”元纤抬首，一双刚哭过的眼睛仍泛着层层水光。

元绷一时咋舌。“那……没什么。”远远看见卖豆腐脑的小摊，她浅笑道：“纤儿，不想吃豆腐脑啊？”

听见有豆腐脑可吃，元纤不禁高兴地拍手叫器。

“好好好！纤儿要吃！”

“两位客官，几碗豆腐脑？”老板一边拿着抹布努力擦拭桌子，一边连忙陪笑。

“给我两碗。”

很快的，豆腐脑白花花、汤水莹莹剔透的豆腐脑汤端上桌，元纤舀起脑儿就是一口一口的塞。

“吃慢点。”元绷从袖口拿起帕子替元纤擦嘴。

“绷姊姊，我们明天再到庙里去好不好？我想和小哥哥玩。”元纤嘴里塞满了食物，连说话都不清不楚。

元纤提起绕敛琥，倒让元绷想起了绕且初。

慵懒俊魅的神情就像是令人望而却步，却又情不自禁想深入探索的密林，一大片绿荫、一大片迷雾团团围住，令人迷惑无法挣脱。

初见面就不顾世俗礼教的对她动手动脚，而且还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么多人的庙里！

被他吃了豆腐，她居然还对他产生怦然心动的感觉？！

真是太不应该了！

“绷姊姊？”

元纤的叫唤让元绷从沉思中回复，她尴尬地笑问：“纤儿吃完了？”

“嗯，我们是不是要回家了？”

元绷从绣花袋里掏出两文钱付帐，手牵着元纤。

“咱们回家。”

☆

☆

☆

“大小姐，外头有个人说要见你。”绣房的丫环跑进来通报。

元绡放下手中的绣线。“是谁？”

“不……不认识。”

元绡敛眉眯眼打量丫环那娇羞模样。“喜悦，你有问题喔，怎么一张脸红成那样？”

“没……没啦，大小姐。”名唤喜悦的丫环连忙捂住双颊，眼神更是害羞地回避。

元绡噗哧一笑。“喜悦，你这样一点也不像平常的你，肯定有事。”

“大……大小姐，你就别取笑我了，外头真的有人要见大小姐，这可是要紧事。”

“是金老爷来催织锦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个衣着光鲜的有钱人家少爷。”那人高大英俊，脸上漾起笑容来更是充满魅力，啊——喜悦叹息一声。

如果能够和那样的人在一起，不知会羡慕死多少人。

“喜悦，你肯定有问题。”元绡和煦的笑靥足以令人醉倒而百年不起。

“大小姐！”喜悦再也听不下去元绡揶揄的话，脸红得像番茄。

“行啦、行啦，去请客人进来吧。”

“喔！”

看着喜悦蹦蹦跳跳、快速奔离的模样，她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她可是第一次见到喜悦那丫头有过那样羞恼的表情呢。

“真想买下你那迷人的笑容。”

元绡惊起，脚步一阵踉跄，双手乱挥一阵后抓住桌缘，勉强稳住自己。

顺顺呼吸后，元绡气恼地叫嚣，“你怎么找来的？！”

绕且初耸耸肩，满不在乎地坐下，替自己倒了杯茶水啜饮着。

“出去！”

“这可不是净纱绣房的待客之道。”

“客？”元绡几乎要尖叫。

“上门即是客，这不是生意人奉为圭臬的守则吗？”

元绡深吸口气。

和这种人动气是笨蛋！

“好。喜悦。”

躲在门边偷窥的喜悦很快的冲进屋里，甚至绊到门槛，差点跌个狗吃屎。

元绡见状无奈地翻白眼。

“大小姐，有事？”喜悦尴尬地笑道。

“去拿几匹白缎来。”

“拿白缎？”绣房里的白缎不是拿来做寿衣的料子吗？喜悦不解地搔搔头。

“这位公子他要替自己做几件寿衣。”

“啊？！”喜悦惊讶地张大嘴巴。看不出来他那么短命。

绕且初淡笑，似乎不将元绡这番忌讳的话放在心上。“寿衣就不必了，但是做几件女人家的衣裳倒是真的。”

“真是对不住，咱们绣房里的白缎是专门拿来替你们这种有钱人做寿衣的。”

“这么想要我死，不怕提早守寡？”

“咳……咳……”

原本端起茶杯喝茶的元绡，听见绕且初的话瞬间呛到，不停猛拍胸膛顺气。

“喝这么快，太不小心了。”

绕且初站起身往元绡身上靠，他阳刚健壮的身体紧贴着她娇嫩柔软的身躯，他的手贴在她背后，拍打的动作却像是在摸揉。

元绡整个人都被包住，由他身上传来的独特气息一时之间令她迷惘。

“你……你做什么？！”

他抓住元绡挣扎的双手，天生霸气主导一切。“替你顺气啊。”

“放……放手！喜悦，去找王平来！唔——”

绕且初摇摇头，趁元绡毫无防备大声嚷嚷之际，火热唇瓣便封住她的小嘴，吻住她的叫嚣，双手由腰窝处伸过，置于她背脊处，紧紧将她往怀里顶，让她就算双手自由也无能力推拒、抵抗。

他怎……怎么可以！

元绡双手顶着他，身子不停扭动。老实说，他突如其来的吻真的令她措手不及！

“你……唔——”

滑溜的灵舌乘机窜入她唇内，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，他撷取她自私保有的隐密、甜美，然后当她的抗拒稍稍减弱后，他却放开了她。

顿失依靠的元绡，禁不住刚刚那番挑逗，身子虚软地下滑，幸好绕且初动作快，半途截住她。

“这么虚弱还真让人一时不能适应。”

元绡冲动地顶开他。“走开！”

她还能感受到唇瓣上传来他的气味和那服火热的触感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他突然间的拥吻竟让她产生了不好的念头，那念头来得太过迅速，令她一时之间无所适从。

她竟然觉得自己有可能会和他耗上一辈子！

元绡猛摇头。在想什么！

“你出去！”元绡抬起头怒喝。

绕且初悠哉地执扇扇风。“火气别这么大，我会走却只是一时，咱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耗。”

不等元绡再度发飙，绕且初便欠身离开，离开之际还抛给她一记意味深长的笑。

“你！”元绡跌坐进椅子上，气愤地捶打桌面。“无耻！”

“大……大小姐，还……还要不要叫王平来啊？”

元绡倒抽口气。

她竟然忘了喜悦还在这儿！刚才那一切不就被喜悦看尽了？

“喜悦，不准你和其他小姐提今天这件事，知道吗？”

“喔。”

---

## 第02节

---

结果，好嚼舌根的喜悦哪顾得了事情传出去的后果，哪管未婚男女同处一室，又发生……过于亲热的事情时，别人会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，完全没细想的情况下，就将事情说了出去，而元绡被绕且初强吻的戏码便在绣房里传开。

元绡在下人面前的主子形象似乎没建立好。

“大姊，你真的和一个男人在闺房里热吻？”

什么玩意儿！竟然传成这样！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喏，是隔壁小雀子他娘说的。”

元绡真想抱头痛哭，下颚死顶着桌面不离。

“大姊，真的是这样？那男人是谁？他有无考虑来提亲？”

“提亲？！”元绡挺直腰杆，几乎要尖叫了。

“是呀，来提亲纳采的话，嗯，他如果是公卿的话，纳的采要用羊羔，如果是大夫就用雁、士用雉……他是哪种身份的人？是哪家人？家里做什么的啊？你快说，我好先想想要怎么吩咐厨房去处理纳采的礼。”元绡扳着手指说。

“元绡！”

元绡捂住耳朵。“大姊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，我和那臭男人根本一点也不熟，我甚至不认识他，所以别再说我和他在闺房里热吻！”说到最后那几个字，元绡几乎想尖叫。

“没有？那小雀子他娘怎……”

该死的绕且初！

“没有。”元绡气愤地别过头。

“大姊，你知道的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再过不久整条街的人都会知道这事儿，传

成怎样我们不能预料，奇怪，怎会传出这样不实的谣言？”算是不实谣言吗？

“喜悦！”

“大小姐。”喜悦浅笑地奔进屋来，似乎还不知道死期将至。

“说，你又到处去讲什么了！为什么隔壁小雀子他娘会传我和绕且初在闺房里热吻？”老虎不发威，当她是病猫！

喜悦倏地倒抽一口气。

元缙眯起眼来，隐隐约约闪现危险光芒。

“老实招。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喜悦可怜地求助于一旁的元缙。

认识元缙的人都知道，她这人一向不喜欢管人间事，更别说是帮忙了，她只会冷眼旁观，高兴时加几句冷讽、调侃的话而已。

元缙支着下颚对着喜悦浅笑，一副无能为力的模样。

“喜悦！”元缙看来离爆血管不远了。

“大姊，你忍着点，我看你快气疯了，小心这么年轻就中风。”

“大小姐，那都是事实啊！你确实和那个绕少爷在……在大厅里……吻嘛……”喜悦说到最后自己都觉得心虚，头沉甸甸地垂下，下巴紧黏着胸。

“我会被你气死！”

“大姊，你真的和那个绕少爷亲……亲嘴？”元缙不敢相信地结舌道。

元缙羞愤地别过脸去。只要和那人扯上边准没好下场，以后教她怎么进出邻里、街坊？！

元缙跑到元缙面前。“大姊，女大当婚，没什么好感到害羞的。”

“呃，小缙，那个金老爷的十匹织锦怎么样了？”元缙特意转移话题。

“还在想办法。”

“快点想办法吧，再这么下去，金老爷肯定会借题发挥，到时绣房就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“不过爹和绣绣也要靠二姊打听消息，听二姊说，她打算和朋友直接上北方一趟，似乎是有新消息了。”

“真的？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绫呢？”

“二姊带着纤儿到庙里去了。”元缙偏头皱眉。“纤儿怎么一天到晚拉着人带她上庙里？”

元缙想起了与绕且初一同的堂弟，很自然地，她的脑海里便浮现绕且初的身影，与那超然的霸势，还有强硬中的温柔。

“大姊？”元缙讪笑。“大姊，你该不会是在想绕少爷吧？”

“谁想他！”

元缙掩嘴窃笑，咳了几声。

“我想也是，大姊怎么可能对个登徒子动情动心呢？”

动情动心……

元缙心头莫名一惊，下意识地捉紧衣襟。

不会吧，心跳怎会这么快？这不可能代表什么吧？

她怎么可能对绕且初动心？这太荒谬了！

元缙捞起桌上的手绢。“我去庙里找二姊和纤儿。”

元缙陷入失神状态，徐徐微风在屋外晃过，似乎代表着什么……

☆

☆

☆

漆红色的屋脊两角呈上弯，斜檐终点折成一波波起伏，庄严古朴的建筑巨大且占地宽敞，与屋顶同色的梁柱下围站着一排御林侍卫，每人手中持着结上红色枪带的大宁笔枪，枪带随着微风飞扬。

进荣踩着小碎步，手里端着托盘，在经过侍卫身后时，眉山忽而皱起。

“站挺点，否则等会儿被皇上看到，免不了又要挨一顿骂。”

侍卫闻言立即挺直腰杆，原本疲惫神态不复见。进荣摇摇头，端着托盘走进屋内。

这些人，不盯紧点，就只会偷懒，早晚连他都拖累！

进荣一路摇头，但在见到御桌后头的主子后，明显又换了另一副脸孔。

“皇上，奴才特地替您泡了壶花茶，是以香花窖过的茶叶所泡出，味道甜淡清爽，皇上您一定喜欢。”

“先搁着吧。”

“皇上，您肚子饿了吗？要不要进荣去准备小点？”进荣将托盘放在一旁，从里头倒出褐色的茶水，花茶的香气迅速往上窜，在四周散开，清新雅致的花香与茶香融为一体，一点也不突兀。

绕且初被香味吸引，闻香抬头。

“好香。”

“这花茶里头放了些菊花瓣，还有上等瓜片茶叶所泡的。”进荣将茶杯端近绕且初。“皇上，您试试。”

弓起手指，盈握住杯身将茶杯端近鼻前细闻，果真香味扑鼻，久久在鼻腔中萦回不散，菊花的气味虽然明显，但却不会将瓜片茶的香味给掩盖掉。

绕且初轻啜茶水，含在嘴中品尝。

“非常舒服的感觉。”全身一舒，就像是茶水打通了疲惫的血脉穴位，整个人都有精神了。

“皇上……”进荣支吾其词。

“有话就说，什么时候你说话变得这么不干脆？”

“皇上，您对于元姑娘……”

绕且初把玩手中的空杯子。

“怎样？想问朕是不是喜欢她吗？”

“什么事都逃不过皇上的眼睛。”进荣再提壶替绕且初斟满杯子。

绕且初的思绪飘落旧有的记忆里，他有多久没在女人身上闻到女红的味道？

专门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奶娘过世之后，到如今他已过冠礼数年，在奶娘身上才会闻到的女红味已渐渐从他记忆中埋葬。

宫里的女人从不碰女红这种东西，衣衫饰品都由宫外全国进贡，在宫里看不见女人拿着针线干活的情景。

绕且初从腰间解下一只香包，上头绣着龙凤呈祥，黄色袋子颜色早已因长年沾染尘垢而变得黑黄，显示这只香包已有些年代，装在里头的香料味道也只留淡淡雅香，不再像新香包一样气味浓厚，但绕且初仍不愿扔掉这只香包。

“皇上。”主子又在思念李大娘了。进荣皱着眉头。

绕且初从思念里回神，以笑意来掩饰尴尬。

“进荣，明几个到庙里去替李大娘多烧些纸钱，让她在地府的日子好过些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进荣，你觉得元绡……这个人如何？”

进荣为难地摇头不敢回答。

答得好就算了，答不好，万一龙颜不悦，那他不是找死吗？

“不敢回答？”绕且初偏头玩味进荣那为难的表情。他就是喜欢为难他，看他难以回答的样子。

“皇上，您这不是为难进荣吗？您喜欢元姑娘的举动如此明显，任谁都看得出来，如果奴才的答案让皇上您不高兴，到时进荣不就得提着脑袋见阎王了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，把朕比喻成昏君。”绕且初仰头呵笑。

进荣摸摸脑勺，一脸难为情的样子。

绕且初停下笑声，非常认真地思考。

“你认为她会接受朕吗？”他怕她一知晓他的真实身份后，反而会远离他，甚至是躲他。

“皇上，这世上没有哪个女人会拒绝皇上。”是的，皇上玉树临风、气质温文儒雅，任何女人见了都会巴着不放，端看后宫那些妃子便知。

“朕只想让钟情的女人对朕动心就好，其他一干人等朕全都不希罕。”

他厌倦了后宫那些争宠的肤浅女人，为了一点点事都可以争个你死我活，仅只为了前夜他临幸谁，便可以勾心斗角，这样的女人永远得不到他的心，他厌倦也感到疲累，他多想逃开这儿，逃开那些女人！

“皇上钟情的女人可是元姑娘？”

绕且初低头浅笑。“这么明显吗？”

“昭然若揭。”

“哟，你倒是咬文嚼字起来。”绕且初讽笑。

“皇上。”进荣脸上多了一抹与他体形、身份不合的红潮。

绕且初像是想起什么，抽过一张上等宣纸，洋洋洒洒地在上头泼墨，然后折叠好几折，谨慎地交给进荣。

“将它交到元绉手上，不得有误。”

“奴才办事，皇上您可以放心。我明儿个就将这信儿送到元姑娘手中。”进荣将信塞进衣袖里。

“启禀皇上，宁妃求见。”有名侍卫走进通报。

“她来做什么？”绕且初脸上出现不耐。

“皇上，要宣宁妃吗？”

“看看她要做什么？”绕且初心情越来越不好，整个人靠在椅背上连动的念头都没有。

“宣宁妃。”

“是。”

不久之后，一位头戴妃冠、身上红衣蔽体，样貌清秀、黑发如瀑的女子走了进来，手中端着一个托盘，上头是一只煲盅。

“臣妾叩见皇上。”

“嗯。”绕且初看了进荣一眼。

“奴才叩见宁妃娘娘。皇上问宁妃娘娘深夜来此有何事？”

“臣妾见皇上深夜仍得为朝事而忙，特地让御膳房做了茶粥让皇上止饥。”

“端来。”

宁妃长得不错，但总觉得少了点感觉，温温柔柔却给人一种说不上来的奇异感，声音轻柔，却一点也激不起绕且初对她释放心中的爱。

当初选秀女会选上她完全是天意，宁妃的父亲是当朝一品文官，专司编缮史书事务。

每个人都有私心，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有一天能登上后位母仪天下，所以在选秀典礼上恨不得自己的女儿能够再美点，装扮在她们身上的饰品就越夸张。

当初选上宁妃，完全是因为她的装扮和别人有所不同，清爽、干净，没有过多的赘饰。

他就是喜欢这样清清爽爽的感觉，才会选上她，起初对她温柔动心，才将她拉拔至妃位。

但相处越久，她的一些心眼、执着就越让人看清楚。

“皇上。”进荣将茶粥端到绕且初眼前。

绕且初敷衍地舀了几口吃下，然后便将碗推离。

“时间不早，你可以退下休息了。”

原先看见绕且初吃粥而高兴不已的宁妃，在见到绕且初这般不情愿、敷衍了事，心中多是不快，却没表现在脸上，温柔浅笑地点头。

“那臣妾就先下去了。”她不可能得不到他的心。

待宁妃退下，进荣才敢开口。

“皇上，让奴才到御膳房去弄些小点来好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省得被她看见，还以为朕宁愿自己吩咐人弄吃的也不愿体贴她的好意，到时更麻烦。”

绕且初伸了腰站起往锦绣宫走去，一进入房间，便是整间黄色的尊贵布置，偌大的炕铺着软绵绵的垫子。

他展开双手让进荣更衣。

“进荣，记得明日一早就将信送去，然后再替朕买庙旁的大饼回来，前些天吃过后，现又想得紧。”

“皇上，何不让奴才这就去弄点来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替绕且初褪下最后一件外衣，只剩黄色里衣，整件衣裳以金线绣着龙飞凤舞。

“皇上，元一敬的绣术果真了得。”进荣看见绕且初身上那件绣工精细的衣裳，连忙开口赞道。

“宫里的衣裳都出自元一敬之手，绣工精致、样式简单雅秀，难怪会被人称为绣父。”他也顶喜欢的。

“是呀，元一敬的江南纱绣听说只传给女儿，连个关门弟子都不曾收过，真怕他的江南纱绣会成绝活。”

“这才是江南纱绣一绣难求的原因。”

☆

☆

☆

“元姑娘，这是我家主子差我送来的信。”

一只信封横躺在桌上，元绡死盯着不放，却一点也不想动手揭开它。

“元姑娘？”

良久之后，元绡终于伸手打开信封。

今日午时，十里亭内，不见不散。

绕且初

元绡气愤地将信笺甩到桌上。

什么不见不散！和他没那么熟吧，说约就约，她要是赴约那不是太不矜持了！

“元姑娘，主子信里写的你最好当真。”进荣正色提醒。

元绡对进荣话里的隐约含意感到好奇，似乎她只要一不遵守，便会招来什么恶运般。

哼！哪怕他是王爷那又怎样？还不是万人之上、一人之下的“臣子”，能有什么作为。

“很好，我信也看完了，你可以回去向你家主子交差了事了。”

元绡起身要往后头的染布房里走，忽而回头丢给进荣一句挑衅。

“不过我会不会将信里的内容放在心里，倒不是他能控制的。”甜甜带点危险阴谋的一笑，包含多少意思，随即身影隐没在流苏帘后。

“不自量力。”进荣极不高兴地叨念着。

之后，元绡虽然躲在染布房里监督工人们做事，站在五颜六色，一缸缸热呼呼的染缸旁，心思却像飘离了身体的灵魂，早就飞到几里之外的十里亭里。

她的心仍旧在乎绕且初在信里提及的约会，只是固执的她不愿任他摆布，那会让她觉得无所适从。

遇上他，她的主导权已丧失得像流沙，她不能再让自己握不住一丝一毫的东西！

她才不想去赴约！

“大小姐，你妨碍到我们工作了。”

手里费力地以竿子勾住热染布一头，正准备将染布挂上顶梁竹竿上的工人，用尽所有力气对元绡说话。

“对……对不住。”元绡揪住手绢退到角落去。

不一会儿，她突然想动手帮忙，便将手绢塞进衣侧，将袖口卷高。

“我也来帮忙吧。”

她动手捞起冷水里的布，但浸透水的布料变得非常重，并不是她一个人就能捞起来的，几番借由后退来拉起布料。由于她将注意力放在布料上，并未注意到身后那个与她胸口等高的木桶，砰的一声整个人就撞了上去。

“阿——”

木桶内装的八分满水立即像滔滔黄河水，一波一波地往外溢出，站在近侧的工人各个尖叫不断，而元绡一身粉嫩的水蓝衣裳立即湿透，梳了美丽发辫的头发湿淋淋地服帖在她脸颊上，她错愕地倒抽口气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大小姐！”喜悦尖叫一声，赶紧上前擦拭元绡脸上的水珠。

她才刚走进染布房，就看见这触目惊心的一幕——一大桶的水往大小姐头上淋下，而站在木桶旁工作的工人也不能幸免地变成落汤鸡。

这狼狈的一幕虽然好笑，但她这时要是敢笑出声，包准被宰！

“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赶快到房里去换干净的衣服，免得着凉了。”喜悦硬撑着，死也不敢笑出声。

被喜悦拖到房里，她往后头的梳洗房走去，一路解开绣扣，而喜悦则从橱里拿出一套干净的衣服。

“大小姐，我将衣服放在这儿，现在去替你熬碗姜汤，免得受寒了。”

“你去吧。”

真是丢人！要不是心里想着那登徒子，她怎会这么狼狈？

将湿漉漉的衣服褪下，仅剩那遮住胸前美丽景象的抹胸，下半身的白色罗裙已呈透明状，她抖着身子赶紧将裙子脱下。

全身上下只剩抹胸与褙裤，她伸手将颈子后头的结解开，抹胸便飘落落地，亭亭玉立的酥胸傲然地挺立于天地之间，像是冷夜里盛开的梅，透着一股扑鼻香。她将褙裤褪去，浑圆无瑕

的翘臀在走动间有所拉扯，却是挺结实的。

元绷拿起一旁的干布将身上的水珠擦干，由胸脯、双臂、腰际、臀，她弯下身子擦大腿、小腿、足踝……在弯腰之间，由后方望去，隐密动人的禁区像诱人的蜜糕，让人忍不住口水直流。

绕且初初进房，闻声走到后头，便是看见这般诱人的景象，他惊愕得连心跳都快停了，深邃的眼睛眯起，欲火中烧，带点危情、带点渴望。

在赴约之前，他没来由地便往净纱绣房这儿走来，幸运的是，绣房里的人大半都不在，他才能顺利地一窥净纱绣房神秘的内院，寻访元绷。

在经过拱门之时，一身狼狈的元绷便出现在他眼前，他毫不犹豫地跟上，原想给她个惊喜，让她措手不及，没想到真正措手不及、万分惊喜的却是他自己。

元绷仍旧没有发觉房里多了个人，她执着地将所有地方都擦干净，然后将一旁干净的衣物穿上。

在元绷走出梳洗房之前，绕且初便无声无息地离开。从他的脸上，看不出任何情绪起伏，只是在隐约间由眼波中流露出的坚决，似乎比第一次看到元绷时更为深刻、肯定。

忽然，元绷在地上发现一只小巧的香包。

她捡起来一看，可能是谁遗落在这儿，心想最有可能的是喜悦那老是丢三落四的家伙掉的，于是便暗自收藏在衣袖里，不打算还喜悦了，等着看她着急。

元绷爬上炕，将自己裹在棉被里，全身冷得开始哆嗦，齿床也频频打颤。

“好冷！”

她怎么会这么笨手笨脚的！明明自己就没那么脆弱，将布从冷水里拉出来向来不成问题，怎么今天却像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娇弱千金，软弱得很。

“大小姐，姜汤好了。”喜悦小心翼翼地端着碗进门。

接过喜悦手中的碗，元绷皱起眉头望进碗里褐色的汤汁。“辣不辣？呛不呛？”

“大小姐，姜汤不辣不呛就没效用了。”

想想也是。

元绷端起碗就口，才含进一口，整张脸便揪紧，勉强吞下后一阵惊呼。

“我的天哪，这么辣！”她在嘴边扇风。“喜悦，你究竟放了几支姜？”

“不多啊，我只是拿两支老姜，四碗水熬成一碗。”

“四……”元绷猛摇头，辣得连说话都有点吃力。“我不喝了！”她将碗硬塞给喜悦，就是不肯再多喝一口。

“大小姐，枉费我熬得那么辛苦，你却不喝。”炉火那么旺，要不是现在天气仍凉，她恐怕在姜汤熬好时就成了“人干”了！

“谁要你熬得那么浓，我又不是受寒的病人，只是淋了点冷水而已，你也太夸张了。”

“是喜悦夸张吗？”喜悦颌首。“那大小姐为什么要把自己裹得像颗粽子？”

元绷抓紧棉被，完全不顾喜悦的调侃，哼了一声反驳。

“现在天气还冷，谁说我不能包着棉被？”她就是要。

“反正喜悦不管了，大小姐如果受了寒可不要怪喜悦，喜悦可是有熬姜汤给你喝，是大小姐你自己不喝的。”

喜悦将碗搁在桌上随即离开。

元绷冷得频打哆嗦，抬头看着那碗冒着白烟的姜汤，心里挣扎了许久，最后连忙冲到桌边将姜汤端上床，又将自己裹在棉被里。

看着褐色的汤汁，老姜味非常重，但碗的高温却替她带来温暖，让她至少不再感觉那么冷。

元绷困难地吞咽几口口水，最终脸色古怪地大口将姜汤喝下。

“好辣！”

原先看元绉喝得那么辛苦而跑到厨房去拿点甜糕来的喜悦，正巧看见元绉将姜汤喝完哈气的画面，暗自窃笑着。

“大小姐，你不是不喝的吗？”喜悦正经道。

“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”

“吃块甜糕压压味儿吧。”

喜悦递过甜品，顺手接过空了的瓷碗。

“桂花糕，挺鲜味儿的。”

“当然啰，才刚做好的，喜悦马上就拿来给大小姐压姜味，谁晓得大小姐原本抵死不喝的，到头来还是喝了。”喜悦挑挑眉调侃。

“你这混丫头，成天拿我寻开心，肯定是闲日子过太久了，这样好了，等会儿去找王平报到，让他带你到染布房去工作好了。”元绉小嘴儿又咬了口甜糕，淡雅的桂花香在唇齿间融开，还有点茶香。

“这是厨房新做的口味吧？有茶的味道。”元绉又拿起一块菱形的桂花糕吃。

“反正厨房的人闲着也是闲着，否则绣房花那么多钱请他们，总不能不做工吧。”喜悦说。

“只会说人家，你自己还不是一样。”

“我哪会一样！人家可是把大小姐服侍得服服帖帖的，可没偷懒喔。”

“干嘛那么急着解释？怕我把你辞了？放心好了，我答应了你的家人会照顾你，现在还不会辞你。”

“那……那就表示以后会啰？”

“以后……以后再说吧。”不恐吓她一下不行，看她最近越来越没大没小了，早晚有一天爬到她头上来。

“大小姐，那个绕少爷可是对你非常有好感，你当真不给人一个机会吗？”

元绉立即愤怒地瞪着喜悦。“喜悦，少在我面前提到那人。”她还没找她算嚼舌根的帐，还敢在她面前旧事重提！

喜悦识相地闭嘴，小媳妇似地恭站一旁。

许是姜汤产生作用，元绉此刻整个身子都暖了起来，她下了炕，忽而看见门外庭院里的花草枝摇叶动。

“刮风了？”

喜悦闻声连忙往外看。“真的耶，风势还不小呢。”

“这什么鬼天气，都已经快春分了还刮风。”元绉的语气不知是气老天爷没事儿刮风，让她感到愧疚，还是真的抱怨突变的天气。

“今年的天气比往常都还要冷，就算是快春分了，还是有可能刮冷风的。”

元绉想起了十里亭的绕且初。

他应该不会笨笨的还待在那儿等吧？

“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她不会去赴约的，她只是想知道现在的时辰而已。元绉在心底自我解释。

“午时。我看厨房也做好饭了，大小姐，我们去用膳吧。”

“二小姐、三小姐还有小小姐都回来了吗？”

“她们早从庙里回来了，都聚在厅里。”

“咱们走吧。”不管了，他要等是他的事，她可不见得要赴约，冷死他好了，省得他来烦她！

☆

☆

☆

午膳过后，元绉、元绫、元缜正围在一起商讨元一敬逾期未归的事，而最小的妹妹元纤则揪着裙摆，似懂非懂地听着三位姊姊所谈论的事。

元绉正与意志搏斗，命令自己不得去想十里亭，不得去想绕且初。

“爹这次到北方采购动物毛皮，回程时间也拖得太久了，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”元绫手支着颚，眉心深锁。

“我让人连夜赶到北方去，祥原猎场的人说爹和绣绣早就离开猎场了。”

“绉姊姊，爹没事吧？”一听见“爹”这个字，元纤便拉着大姊绣工精致的衣袖，仰头问

道。

元绡拍拍身旁的椅子。“这里坐，纤儿。”

元纤爬上椅子，乖巧地拉好裙摆盖住腿，红通通的脸蛋看起来备惹人疼。“绡姊姊，爹什么时候会回来？纤儿好想他喔。”

“纤儿乖，爹过几天就回来了。”元绡情不自禁地抚摸元纤的脸蛋，倩笑地回答。

“绡姊姊，纤儿的脸脸很好摸是不是？”元纤窝在元绡怀中撒娇。

“又在撒娇了。”

元家的几个姊妹都疼极了这最小的妹妹，谁教她可爱又听话，长相又是这么甜美，红通通的脸蛋让人恨不得多捏几下，感受一下它的细致和滑嫩。

“如果爹早就离开祥原猎场，那算算日子也该回来了，怎么会到这个时候还没看到他和绣绣回来？”老二元绫，性子急，做事大咧咧地，放着家业不继承，硬是学什么武功，差点没气死元老爷。

元纤两颗圆黑的眼珠子猛盯着元绡。

元绡以眼神示意要元绫将元纤带进去，于是元绫拉住元纤的小手。

“纤儿，我们进房里去，绡姊姊有东西要给你看。”

“真的？好好好。”元纤连忙点头。

看着元绫和元纤离开，元绡这才转头看着元绫，“我想爹和绣绣可能凶多吉少。”

“凶多吉少？”元绫瞪大眼睛。“不会吧……”

“如果按照行程，这会儿爹和绣绣早该回来了，净纱绣房开张，爹是不可能缺席的，何况绣房未开张之初就接下金老爷的订单，正需要那些毛皮制成绣线。少了那些毛皮，金老爷那十匹织锦绝对无法如期完工，到时还不知该拿什么向金老爷交代。”元绡整整衣裳。

“这么严重……爹和绣绣应该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所以更不可能多耽搁……”最不好的情形就是他们在路上遇到危险，甚至情况更严重。想到这，元绫的眉头更加深锁。“如果金老爷那十匹织锦无法如期完工，怎么办？”

“金老爷那边还好解决，现在坏就坏在完全没有绣绣和爹的消息。”元绫掀开帘幕走出来。

“纤儿呢？”

“在房里玩红丝线。”元绫将椅子上的绣篮拿到桌上放，坐了下来。“我们该找人去北方寻找爹和绣绣的下落吗？”

“绫，你有朋友能帮忙吗？”元绡倒了杯茶，轻啜了口。绫在江湖上的朋友众多，人脉广阔，而且各个武功了得，应该能很快寻到爹和绣绣的下落。

“当然行。”元绫挑眉看着元绡和元绫。“为什么你们俩的心情能这么平静？爹和绣绣失踪了，你们居然一点着急的迹象也没有。”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

“在这儿干着急除了急坏自己以外，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，根本无济于事。”元绫扯着诡异的笑容，盯着元绫。

“你……你看什么……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当有某些事被某人揪住，就得提防被以此要挟。瞧元绫连说个话都结结巴巴的，明眼人一看便晓得，她肯定有什么小辫子被自己的妹子握在手中。

“二姊，你就这么离开你师父行吗？”

元绫大声喝道：“我为什么不能离开？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，难道还得向他报备一声不成？”

“喔——”元绫了然地猛点头，看得元绫柳眉倒竖。

“你们俩如果哪天能不斗嘴，那年肯定会大丰收。”

“大姊！”

“绫，你让在江湖上的朋友们帮个忙，前往北方寻找爹和绣绣的下落，沿路多加注意，或许爹和绣绣会在路上留下什么记号。”

“我会让他们多注意，或许爹和绣绣沿路会留下咱们绣房的绣品做记号，那寻找起来就简单多了。”

“嗯，他们留下的记号只是是绣房的绣品，否则我们该怎么找他们？又如何分辨那是不是他们留下的？”

“大小姐，绕少爷来了。”喜悦奔进内厅里通报，脸上还露出兴高采烈的笑容，似乎正等着好戏上场。

“当诉他我不在。”元绡皱起眉头，毫不考虑地便站起身往帘后跑。

“这……”喜悦面露为难。

元绫看着元绁的举动，狂笑不已。“看来只有伟大的绕少爷才能使一向冷静自持的绁大小姐着急。”她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大姊要躲着那个绕且初。

记得大姊和绕且初相识之地是在这附近的寺庙，也不过一面之缘，怎么两人就扯上关系？绕且初又为什么会追大姊追得那么急？

对于绕且初的身份，她们没一个人清楚的，只知道他来自京城，外表光鲜亮丽，随身跟从的家丁近六名，每个人似乎身手都不错，对绕且初这家伙更是言听计从，一副以他为尊的模样。看来绕且初这家伙的来头不小。

“二小姐……”喜悦转而向元绫求救。

想来看戏的愿望又落空了。

“据实以告啊，看着我也没用，大小姐不见，就算是皇上来也一样。”

“是。”喜悦才想转身复命，一个宏伟的声音就先闯进众人耳里。

“元绁呢？”绕且初神色急切，眼睛在厅里四处张望。

元绫拿起桌上的绣篮，开始以针刺起绣品来，一点也不想管绕且初的问话。

“你找大姊做什么？”元绫倒是有兴趣了，仔细打量眼前男子。

老实说，初见他之时，还真被他那独特的王者风范给吓住。

“她……她竟然敢躲着我！”绕且初差点气疯。

“大姊什么时候躲你了？她是摆明了不想见你。”

“她……她……她……”他怀疑自己怎么还没被元绁这丫头给气死。

“你先挺着点吧，再说下去，我怕你会先躺平在这儿。”元绫倒了杯水递给他，“坐下喝茶，顺顺气。”

绕且初坐了下來，仰头喝尽那杯茶。

润了喉，他又开始咆哮：“她居然没来十里亭！”

他以为那时她在换衣是为了赴他的约，所以他没有怀疑地便等下去，还差开进荣和护卫，没想到她居然没来赴约！

“怎么，你们约好的吗？”

“何止约好！”该死的元绁！

“喔，那她就是放你在十里亭等啰？”

像现在这种大冷天，教他站在户外等人就已经很虐待人了，而她居然还敢不到！“和她约了午时，看看现在都几时了！外头很冷耶！”

元绫掩嘴偷笑。活该！

“那是你笨，明知大姊根本就不可能会赴约，你偏偏要等，不叫活该叫什么？”

“我倒要听听看，她究竟是为了什么避着不见面！”

“女人要避一个男人，还得要理由的吗？”元绫低着头，淡淡地发言，然后又继续做着女红。

“说得对！”元绫拍手叫好。“女人要避男人，除了是男人惹火了女人，再不然就是女人开始讨厌男人了。”

绕且初闻言吓住。元绁讨厌他了？不可能的，元绁怎么可能会讨厌他呢？

这该死的元绫，根本是要打击他的信心，才会说这番话。

“我相信元绁不会是因为讨厌我才避不见面，这中间一定有误会。”

该死！难道要他来硬的，以强硬手段逼得她见他一面不可吗？

如果真是那样，只怕她是无法拒绝了。

只是……他根本不想动用到这样的权力，而且他知道，一旦他动用了这种权力，元绁不是更恨他，就是怕他。

而他怎样都不希望这两种情形发生。

绕且初烦躁地扇动手中的折扇，心中越是着急，手中摇扇的速度就越快。

“误会……那你就等大姊愿意你时再说吧，今几个我看大姊是不愿意见你一面了。”

“不行！我今天非见到她不可！”绕且初起身想闯进帘后那片天，奈何被元绫挡了个正着。

“噢？净纱绣房可不是你说闯就闯的，要想进去，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”

元绫生来就一副笑面虎的模样，别瞧她脸上老是挂着笑，其实她脑袋里打的是什么主意没人清楚。

正因如此，更加深了她对人的威胁性，不得不防。

绕且初后退数步。“元绫，你是想阻挠我进去找你大姊？”

元绫击掌。“嘿！被你猜对了，我就是不让你进去骚扰我大姊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”绕且初气急败坏的说。

“我管你是谁，就算是皇上来我都不放行。”元绫干脆双手交抱胸前，堵住唯一的入口。

之前曾在门口遇见过，她才晓得他是左邻右舍忙着嚼舌的绕且初，竟追大姊追得这么急。

不过看他的装扮倒不像是登徒子，也不像是家里有几个子就作威作福的有钱公子哥儿，他反倒给她一种……说不上来的感觉，有种生于帝王之家的气质，大概头衔是什么王爷之类与当今皇族有关系的贵族吧。

绕且初苦笑。就算是皇上来都不放行……

“总有一天你会后悔自己的决定。”

“等到那天再说吧。”元绫从腰侧拿出一根细到快看不见的针，亮在绕且初眼前，让他看个明白。“可是今天你若想硬闯，就别怪我把你打成残废。”

看来只有唯一的一条路了——

“好，我今天就不逼元绫了，不过，她也躲不了一辈子，总有一天我会让她无处可躲的站在我面前。”

他决心回去，然后以他最不屑的手段逼迫元绫见他，而且是心甘情愿的站在他面前，从此再也无法躲他。

元绫挥挥手。“走啦、走啦，赶紧离开，大姊你是见不到的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，挺碍眼的。”

临出门之际，绕且初仍不死心地回过头望了一眼，才走出净纱绣房。

放下手中的绣篮，元绫不解的问：“大姊为什么要躲人家？”

元绫耸耸肩。“大概是小两口吵架了吧。”

“不太像吧，大姊不是那种会和人吵架的人，可能另有原因。”

“就算有原因，我们俩也管不着，让他们自个儿去解决，省得惹了一身腥。”

“我看绕少爷肯定不会就此罢休。”元绫断言道。

走到门边，元绫往外望，刚好望见绕且初落寞的背影。

这个绕且初真是不会做人，多求几声会死人吗？骨子这么硬还想过她这关见大姊，看是再等八辈子吧！

“他不罢休，大姊就看着办吧。”

元绫银铃般柔美的笑声响起。“这会儿大姊可有得瞧了。”

元绫顿时心神愉快。“可不是吗？”

---

#### 第04节

---
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皇上因感念元一敬之绣术对朝廷颇多贡献，特召元一敬长女元绫入宫为妃，择日册立，钦此。”奉圣旨的公公恭敬地将亮黄色的圣旨合上。“请接旨吧。”

元绫早在公公念圣旨时就已整个人愣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，一双美目瞪得好大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公公。

“元姑娘？”

元绫见状赶紧接旨。“谢主隆恩。”

“元姑娘，过几天桐月正日时，宫里会派出迎亲队伍，皇上希望到时能看见元姑娘入宫。”公公如是说着，一言一句都让元绫觉得错愕。

那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希望能见到她？

“大姊。”元绫附在元绫耳边轻唤，让她能够回魂。

元绫淡淡点头。“公公请放心，桐月正日时，元绫自会准备妥当等候。”

公公朝元绫点点头后，带着一大群人离开。

为什么？元绫错愕地跌进椅子上，失神地盯着地板。

“为什么皇上会想召大姊入宫为妃？”真要召妃也该在几年前就召了，怎会到这时才召人

进宫？

感念爹爹的绣术对朝廷的贡献？老实说她看不出爹爹的绣术对朝廷有何贡献。元缙苦笑。

元缙揪紧手中帕子，强忍内心对这件事的反感，柳眉微微聚拢，樱花般鲜嫩、娇艳的唇瓣抿得紧紧地，显示内心的不悦。

现在在大姊面前提起皇上，大概得冒着生命危险吧。元缙瞅着元缙，暗自吐舌。大姊的表情活像要杀人。“大姊？”

元缙纤纤玉指握紧，指甲嵌进掌心里，而手中的帕子则被捏烂，皱成一团。

“爹的绣术对朝廷有何贡献？”元缙冷笑。“不过就是提供宫里那些成天无所事事的王公贵族一些蔽体衣服，这算是贡献吗？我们元家承受不起这么大的‘恩惠’吧？”

“大姊，可是皇上都颁下圣旨了。”

元缙回头。

“元家人是这么容易受人摆布的吗？”

“可是大姊……”元缙急忙拉住欲往外走的元缙，与她面对面。“皇上都已经宣召，难不成……难不成你要抗旨？！”

元缙叹口气。“小缙，难道你要看着大姊困死宫中？”

“这……”有这么严重吗？

元缙握住元缙的手，翦水美眸中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狡黠。

“小缙，我知道你最好了，所以你肯定会代替大姊的对不对？”

元缙瞪大眼，随即扬起一抹尴尬的笑。“大……大姊，你……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小缙，你非常清楚大姊的意思，反正皇上也不知道元缙长得是圆是扁，他图的不就是女色吗？只要有个人顶了元缙的名字入宫，我看他未必会知道。”

元缙头一次心生畏惧，拉着元缙入内，小声地提醒她，“大姊，这可是欺君之罪耶。”

“欺君？没这么严重，反正进宫的都是元家人，如果真相被揭穿，你就说大姊我得天花死了，这不就一了百了了。”

“大姊！”元缙跺脚。“你别替自己出这些馊主意，不要爹都还没找着，家里的人就一再地流失。”

“这怎会是馊主意？我就觉得很好。”元缙坐下替自己倒杯茶。开玩笑，她为什么要和一群数不清的女人分享同一个男人？

“好？”元缙泄气地跟着坐下。家里人“好”快被定欺君死罪。

“否则你告诉我，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在桐月正日后还能安安稳稳的坐在这儿喝茶？”

元缙摆明了将难题扔给元缙，径自品尝桌上那壶碧螺春。

袅袅白烟团团叠叠往上堆砌，渐渐往外扩去、淡逝，清香的茶味儿窜入心肺脾胃，流入脉络，渗入四肢百骸之中。

“好茶。”元缙微微一笑，继续喝茶。

“大姊，你是摆明了将问题丢给我吗？”

趁着空档，元缙回了句，“你很清楚嘛。”

元缙似乎将她这行为归纳为善心、大恩大德之列，一点也不想想，究竟此问题是冲着谁来的。

“我不管，这是大姊你的事，为什么要我想办法？”

元缙握住元缙的手，控制她想起身的动作。“小缙，手足情深。”

元缙涨红脸，几乎要用鼻孔喷气了。

“关我什么事？”虽然生气，但她还是只能怯怯地轻喃。

“爹爹都还没找到，如果我就这么出嫁，是否就是所谓的不孝？”

“大姊。”元缙惊讶地看着元缙。

父亲不在，甚至是生死未卜，为人子女的如果不管父亲的死活就出嫁，那就真的是不孝了。

“大姊，你可以用这理由拒绝进宫。”这可是个好办法。

我知道可以，但是刚才公公宣召完，我们没提，等过了时再提，是不是让人觉得刻意？”

“也对。”可是没别的法子了啊。

“所以，我想到个好方法。”

元缙不相信她大姊会想到什么两全其美的好方法，而且……她突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“你替我出嫁。”

元缙倒抽口气。

“我想过了，你一向对任何事都无所谓，当然嫁入宫中肯定对你不会有太大影响，况且你一向随遇而安，任何环境都能适应，你就帮帮忙，代替大姊嫁进宫中，以后你就衣食无缺，还能过一辈子富裕的生活，有许多宫女任你差遣——”

“大姊，你别再说了，我不会替你进宫的。”

元绡一听，立刻扁嘴。“你不肯帮大姊？”

“大姊，相煎何太急呢？”

元绡泄气不已。“我知道，我刚才只是和你闹着玩的，我也没想过要把你推入虎口，你是我的妹妹，原本这事儿就是我的问题，何苦又将麻烦推到你身上。”

“大姊，说不定事情没你想的严重呢。”元绡明显松了口气。

“进宫还不严重？”

随随便便下一道圣旨就要召她入宫，美其名是当个妃子，但身体任人玩弄，她的尊严、人格要置于何地？

“说不定皇上英姿焕发、俊逸斯文，是大姊你喜欢的那型呢。”元绡眼儿一转。“说不定皇上长得就像饶少爷那样，温文有礼、有才气又俊逸呢。”

一提到饶且初，元绡不禁火冒三丈。

“别在我面前说到那家伙。”她别开头。

元绡皱紧眉头，“大姊，你还在躲饶少爷吗？”

“啊，这茶真好喝，又甘又香。”

“大姊，你别转移话题。”

元绡站起身转向内房。“刚才和公公周旋了一会儿，有点累了。”她打了个大呵欠。

元绡堵住元绡的去路，双臂环胸，扯了个暧昧的笑。

“大姊。”

元绡泄气不已，拱手乞求，“我已经够烦了，别再塞个麻烦人进我脑子里好不好？求求你帮帮忙。”

“好啊，大姊，只要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，我就不烦你了。”

“你还是不死心就是了。”早知道她这妹妹是不可能这么容易就打发的。

“还是大姊最了解我。”元绡甜笑道。

“你什么时候对他这么好奇了？”

“从他追大姊开始。”

元绡翻个白眼。“小绡，如果你闲着没事干，我不介意你多到万茶楼去唱唱小曲、哼哼小调，调善身心，总比躲在绣房里成天绕着闲言闲语转得好。”

“大姊，你不是一向很反对我到万茶楼去公开唱曲儿吗？”

“你只要别烦我，怎样都无所谓。”她还真怕了小缙会再问起饶且初的事。

元绡手支着下颚，玩味地道：“大姊，不是要烦你，只是好奇罢了。为何这几天饶少爷会天天跑上门来见你？你又何以要躲着他呢？”

躲他，她还嫌碍事。她根本就不想见他！

当初在庙里初见他，他毫不避讳的握着她的手不放，口口声声说他是她唯一的妻子。

哼！唯一的妻子——“滥情的男人！”

元绡吓了一跳。“大姊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些咒骂？”大姊一向不让她们做出粗俗、不合礼的言行的。

元绡满脸无奈。“遇上那种滥情的男人，我没拿把刀砍死他，已经算便宜他了。”

☆

☆

☆

桐月正日

一大早，宫里的轿子便来到净纱绣房外，平金丝绣镶石的桥围，绣着水仙，小懂绣法的明眼人一瞧便知道这是元一敬特有的江南纱绣。

喜悦见宫里的轿子已经到了，便招呼随轿的公公在正厅等候，而她则去通报。

一路上，喜悦出现了思忖的神色。

为什么……老爷的绣法会出现在桥围上头？那明明就是老爷的专门技法，老爷也没收任何弟子，纱绣的技巧完全都是传给小姐们的……

虽然她知道老爷的绣品一直有供应给宫里使用，但也不至于会用到像桥围这种不起眼的地方，感觉起来老爷的绣品好像变得很不值钱。何况桥围……那围在轿身上、成天沾惹尘土的地

方，该挂的也不会是老爷的绣品，老爷的江南纱绣那么有名……

“哎呀！喜悦。”

元绫一屁股跌坐地上，她微微起身摸着屁股喊疼。

“二……二小姐！”喜悦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元家上下，她最不敢惹的就是二小姐。

“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喜悦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你在做什么啦！没长眼睛是不是？”元绫摸着屁股勉强站起身，手仍旧揉抚着。“疼死我了，要死了你！”

“二……二小姐，喜悦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别生气。”

“你在干嘛，走路不带眼睛，脑子里在想什么啊？恍恍惚惚的。”哎哟，刚才肯定坐到小石子了才会这么痛！

“宫……宫里的轿子到了，公公正在厅里候着呢。”

元绫闻言整个人精神都来了，但首先感到怀疑的是——“怎么这么早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轿子确实已经等在门外了……不知道大小姐准备好了没？”喜悦捶掌焦虑道。

“大姊永远都不可能有准备好的一刻。”大姊有多不愿进宫，谁都看得出来。

从圣旨下达到现在，大姊的脸上片刻笑容都没有。她这辈子最讨厌的便是这种仗着门第家世而无恶不做的人，就像现在，当今皇上仗着天子的身份而强行召她进宫为妃一样。

看来，大姊也不会让皇上好过吧。

“二小姐，你在笑什么？”喜悦心惊胆战地看着元绫，生怕她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，而自己是她捉弄的对象。

“怎么，你也会怕我啊？我还以为元家所有主子，你谁都不怕，唯独怕老爷呢。”

“二小姐，没那回事，在元家，喜悦对谁都非常尊敬。”喜悦下意识地后退数步，双手挡在胸前陪笑脸。

“去吧，去和大小姐说一声……算了，还是我陪你去好了。”大姊现在的情绪肯定差到极点，搞不好进宫第一件事就是“弑君”。

“喜悦，你怎么还在发愣？公公等得不耐烦了。”一名绣房里的丫环急冲冲从正厅跑来通报。

“我马上去！”

☆

☆

☆

元绫走到元绂身旁，看着元绂脸上冰冻得像终年雪埋的长白山的表情，一丝朝气都没有，冷得让人受不了。

“大姊。”

原本沉浸在思绪中的元绂倏地被元绫的叫唤勾回了神，连忙拿起梳妆台上的梳篦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乌黑如瀑的发丝。

“公公已经在正厅候着了。”

元绂将手中的梳篦丢向梳妆台，在场的人都被双木相击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尤其是喜悦，她从未见过自个儿主子这么生气。

能大声骂人或许还没那么吓人，但默不吭声，却让人感受到满腔怒意的，那才教人害怕。

“大小姐，我替你梳个发髻好吗？”喜悦拿起一只温润雅致的翠玉簪子。为什么没来由的，她会想起绕且初那家伙？

元绂猛摇头。“不用了，梳发髻做什么？我又还没嫁人，扎个辫子就行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元绫以眼神示意喜悦在这时候最好顺着元绂的意思，喜悦噤着嘴回是。随即将元绂的头发扎成一个麻花辫，然后在辫尾处结个翠绿丝带，让辫子顺着肩膀垂在胸前。

“走吧。”元绂起身。

“大小姐，你这……”喜悦再么惊愕，指着元绂身上不合宜的衣衫，半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我怎样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大姊，你怎么把绣房里的白缎拿来穿？”如果她没记错，绣房里的白缎是专门给那些有钱人家过世的人穿的，这……

元绂深深叹口气，手叉在腰上。

“你认为我一进宫，还出得来吗？”一入候门深似海，更别说是进宫为妃，她怕是老死在宫里最角落的庭院里都还没人知道！

那个色鬼皇帝，连平民女子都想染指，活得不耐烦了，早晚有一天死在龙床上！

“可是……你也别咒自己呀。”元绫拉着元绋身上那白缎衣衫，柳眉攒得比天山还高。

“你一天到晚要我别咒自己死，可你呢？直接将白缎寿衣穿戴身上了。”

“很好看哪，我不觉得有何不妥。”反正绣房里白缎是拿来当寿衣的事，天高皇帝远，那个色鬼皇帝恐怕也不知道。

她还考虑要不要替他也准备一件。

“可是你这样一身素白，和你今天进宫的身份不合嘛，万一龙颜大怒……”

“你可以放心，我不会连累咱们家的，到时皇上真要怪罪下来，你就说元家和我已经断绝血缘关系，我在外的一切行为自己负责。”

元绋扯下被元绫紧抓不放衣袖，径自往正厅方向走。

“大姊！”元绫追在后头喊人。

“对了。”元绋忽然停住脚转身，跟在后头的元绫结结实实地撞了上来。

“天哪！”元绫摸着鼻子喊叫。“我是和你们主仆有仇是吧，一个撞完又来一个！”

元绋闻言皱眉。“你在说什么？我只是想问你金老爷那十匹织锦的事。应该已经完工了吧？”

元绫狼狈地摸摸鼻子，却免不了骄傲地仰头呵笑。

“当然，我们从别的猎场调来的毛皮已经以最快速的方式制成绣线，绣房也连夜赶工，大概制好再整理一番，明日就能送到金老爷那儿了。我出马凡事都没问题。”

元绋点点头。“那就好，至少金老爷的订单算是解决了，不过耽搁了那么久，要不是你去恐吓他，咱们绣房大概就完了。”

虽然绫去恐吓金老爷是非常、非常不好也不智的作法，但事关紧急，金老爷那人又没什么良心，唯恐他乘机打击绣房声誉，绫的作法算是最下下策了。

“对付金老爷那种人，只能以硬碰硬才能解决，你越是向他低头，他就越是骑到你头上，我的作法非常好。”元绫仍旧坚持自己的作法是对的，而她也一向以这种方式当成与人相处的“捷径”。

元绋淡笑不语。“你敢拿这方法来对付你师父吗？”

元绫敛住笑，眼角微微上扬。“大姊，别提那男人，我和他已经没关系了。”

“但是他在找你不是吗？”

元绫别过头去，拒绝回答这问题。她当然知道御剑夫在找她，在她们举家由泉州迁往杭州来时，她便不打算告知他，才会走得那么安静。

原以为这是自己逃避看见他和厉荭抱在一起的方法，也打定主意不再想他、不再见他，才会躲得那么彻底。

谁知他竟然开始找寻她的下落！

元绫想来就有气。那个笨男人！既然知道她是元一敬之女，是净纱绣房的二小姐，难道他就没想过去问问泉州的分店吗？

他们家迁是迁了，但泉州的店可没跟着收起来……笨蛋御剑夫！学武的人都像他那么笨吗？

“大姊，你还在磨蹭什么……我的天哪！你那身是什么衣服！”元绋一见到元绋便是一阵尖叫。

“小绋，大姊教过你什么？女孩家不能尖叫，你没放在心上是不是？”

元绋似乎不觉得自己这身衣服有何不对，还不就是蔽体的衣服吗？需要叫成这样吗？

元绋似乎已经快崩溃了，一手捂着额际，一手来来回回指着元绋那身白缎衣服而说不出话来。

她原是想赶到后头来看看情形的，公公在正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正催着她来叫人。

其实她也不知道公公那么赶究竟在赶什么，只不过是进宫，任何时辰都可以不是吗？才来不到一个时辰便已坐不住，真不知道为何要那么急着带大姊回官。

“大姊，你怎能这样穿！”

“有何不可？同样都是布，难道还有分别吗？”

“可你明明知道……明明知道绣房里的白缎是用来……”元绋的身体已经开始摇摇晃晃。

“这身白缎非常好看啊，上头都是爹的纱绣，是爹一针一线以金丝线绣上去的，有何不要？反正爹赶不及我进宫，那我穿着他绣好的衣服进宫不是也一样吗？”

好，这身衣服她不计较。

“可你的发髻呢？怎么还绑着辫子？喜悦，你怎么没替大小姐梳发髻？”

“我有啊，可是大小姐不准我弄髻。”喜悦噘着嘴替自己说话。

“大姊……”

元绡拉着胸前的辫子，直直往正厅方向走。

“绑这样有什么不好，很好啊。”

早死早超生，早早入官看那色鬼皇帝，要杀要剐都随他了。

她一介平民百姓能抗拒什么？他是天之骄子、万人之上，能够呼风唤雨，而她只不过是只蝼蚁，轻轻一捻就粉身碎骨了，怎么能比？

不过，她倒是想看看当天子长得是哪副德行，能让他在温柔乡里无往不利。

“公公，久等了。”

等在正厅着急的公公一听见声音，随即高兴的回过头，脸上急切的笑意却在见到元绡后收了回来，一双老眉皱紧，似乎不悦。

“元姑娘，你这身打扮……”公公来来回回、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，打量元绡好几回，对于她的穿着颇有微辞。

“这是咱们绣房里最上等的衣料，公公您也知道，咱们净纱绣房只不过是小店一家，哪找得出什么好货色来，就只有这件白缎衣裳端得上台面。”元绡笑里藏刀。“还是公公觉得这身白缎太过素雅了？但皇上不也希望能够迎个全身上下皆干净的女人进宫，元绡以为这身装扮是再适合不过了。”

元绡和元绫在一旁听了差点被口水噎死。

而喜悦则是诧异得半点声都不敢吭。

好家伙，好的坏的全被说尽了，让他这大半辈子在深宫内苑里打滚的人都被堵得无话可说，实在是好厉害。

公公将手中拂尘一挥，恭敬地作揖。“元姑娘请吧，轿子已在外头等候多时了。”

元绡走到门槛前突然停住脚。

“怎么？元姑娘还有事情要交代吗？”公公谨慎地问。

今几个临出门之际还被皇上耳提面命一番，要他一定得紧盯着元姑娘进轿，在最短时间内回宫，慎防她后悔抗旨。

他老早就被提醒了，所以不敢有所疏忽，刚才在正厅里等，见她不肯出来，他不禁急了起来，生怕皇上交代这么一件小事都办不好。

“公公，元绡有个不情之请。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可否让元绡带个小丫环一起进宫？”

“皇宫内苑多得是丫环奴婢可以召唤使用……”

“元绡使唤惯了自个儿的丫环，怕是才刚进宫什么都不懂会惹火了人，还是使唤自个儿的丫环比较习惯。”

喜悦一听，当场心惊胆跳。

大小姐说的丫环该……该不会是她吧？她还那么年轻，要是进了宫，不就一辈子都我不到婆家了？

“这样……”公公见已快午时了，出宫接人拖了太长的时间，只好赶紧答应。“那好吧，只能带一位丫环进宫。”真是麻烦，要不是看在她以后至少是个妃子，他才懒得和她啰嗦那么多。

元绡对着喜悦贼笑，语气温柔地说：“喜悦，我一向待你不薄，今几个我进宫吃香喝辣的也不会少了你一份好处，你就跟着我进宫吧。”

喜悦不禁倒抽一口气。“大、大、大……”

元绫和元绡见状差点大笑三声，赶忙掩住口鼻以防笑声逸出。

“时候不早了，准备起轿。”公公大声对着门外的轿夫呼唤，也“顺便”唤给元绡听，暗示她时刻。

“二小姐……”喜悦苦着一张脸向元绫求救。

元绫耸耸肩，冷漠地道：“我也没办法，反正大姊进宫去，还是得有熟悉的人跟在身旁比较方便，你就跟着进宫吧，大姊不会亏待你的，以后得道升天包准有你的份。”

见元绫这边求不到什么帮助，喜悦反转过身准备去求元绡。

“三小姐……”

“你别求我，你知道我这人什么都不会，最会落井下石，求我没用，除非你想现在就没命。”元缙暗示喜悦看看身后的元缙。

喜悦缓缓转过身，便看见元缙已收起笑容，冷冷地看着她。

喜悦硬着头皮陪笑。“我去，我去，大小姐这番好意，喜悦怎么可以不接受呢？我去……”她这是什么命啊！

“元姑娘。”公公脸部已经开始抽搐，眼神锐利地盯着仍在做垂死挣扎的元缙。

“大姊，去吧，家里你就别担心，反正我们会找时间请求去见你的，或者你也可以出宫来。”

“很难。”元缙沉下脸，坐上停在门外的轿子。

四周早已挤满看热闹的人群，每个人交头接耳的讨论，像是兴奋也像是嫉妒。

“起轿回宫。”公公沉厚的嗓音在巷弄里响起，整个队伍便往宫里的方向前进。

“二姊，你看大姊她……”

元绫望着轿子离去的方向若有所思。“皇上恐怕会很难过。”

闻言，元缙整个人都振奋了起来，唇角扬起笑意。“真的？”

“干嘛？那么兴奋？”元绫的语气像是责备，却堆满了宠爱的微笑。

“很难不兴奋，大姊这人非常固执，平时看来似乎脾气不错，但真正发起威来，恐怕连爹都难以招架。”

“确实是。”

☆

☆

☆

绕且初在正殿里来来回回踱了好几趟，红色的鹿毛毯子都快被他磨掉一层毛。进荣站在旁侧看着皇上的动作，他从未见皇上这么慌忙，就算是几年前平定北方外患时也未曾见他露出如此神情。

看来元姑娘对皇上的影响力不可小觑。

“进荣，到金龙殿门去看看，为什么会耽搁这么久！”不会是没接到元缙吧？还是元缙想抗旨？

“是。”

进荣这样来来回回到金龙殿门去看情形已有好几回，每回都是见不到轿子队伍，而每次得到同样答案时，绕且初即是一阵低咒，眉头攢得更高。

“怎样？回来了吗？”

绕且初抓着进荣问，进荣只是摇头。

“那个小李子在于什么！一个小小差事交给他都办不好！”

“皇上放宽心吧，元姑娘不会抗旨的。”

“你也晓得朕担心的是什么，你又不是没见过她那倔模样，一身傲骨难以驯服，朕还真怕她会冒着抗旨的死罪，抵死不进宫。”

绕且初跌坐在龙椅上，挫败地捶了眼前千年槐木做成的桌子。

是有这可能，依元姑娘那固执的个性，是有可能抗旨。

“那么皇上，奴才再到金龙殿门去等候。”

“去去去，最好派个人去净纱绣房看看情形。朕就不相信朕想得到一个女人比登天还难！”

☆

☆

☆

“大小姐，皇宫内苑到了。”喜悦附在轿窗旁小声提醒。

这皇宫真大，一路走得她晕头转向，双脚都快断了。喜悦暗地捏着酸疼的双腿。

“停——”

轿子在公公高举右手大声喊停的情况下停了下来，公公掀开轿帘。

“元姑娘，金龙殿门到了，从这里开始请以步行的方式到正殿。”

元缙下了轿，好奇地打量着壮观华丽的皇宫。

高大轰立的大殿，在正殿两侧还有后方都有好几栋大屋紧邻，朱红色的屋檐，在梁上有着—具具精细的石雕，前方有片大花园，弯曲绵延的小径两旁是千奇百怪、颜色艳丽、她从未见过的花卉，小桥流水潺潺作响，有时还会听见鱼儿拍打水面嬉戏的声音。

离上次圣旨下达至今少说也有一个月的时间，而离初见绕且初也有两个月，这段时间里，绕且初不断来找她，而她也不断回绝，但回绝的立场也随着他出现的次数减少而产生动摇。

直到昨日，已有一个月的时间没见到绕且初，他的意志力也太不够坚定，多来见她几回，她总会有态度软化的一天，还说什么喜欢她、想娶她这种话，只会嘴上争气，却一点动作都没有！

进宫……对她来说却是一种负担，在她对绕且初的抗拒慢慢褪下时，她却必须依圣旨入宫为妃，从此再也无法见到他。

---

## 第05节

---

“元姑娘，这儿走。”公公走在前头带路。

“大小姐，这皇宫好漂亮。”喜悦目不转睛地盯着四周景致不放。看来她对皇宫的刻板印象可得改观了。

皇宫似乎也不如她想象中那么幽深吓人，看看四周百卉齐放、花香四溢，还有蝶儿胡乱飞舞嬉戏……

她还以为皇宫是个幽深黑暗，有着会吃人建筑的地方，吸引人的只有权势而已，否则干嘛每个人都想进宫，却只为了权力，但一提及住进来，各个却又一副哀怨难过的神情。

“美是美，虚有其表。”元绡可一点也不受影响。

刚过小桥，迎面而来是一列队伍，元绡好奇地多看了两眼，走在前头的是一位身着粉绿衣裳，发髻上串了一只玛瑙簪子，鲜艳的朱红色点在小巧的唇瓣上，活脱脱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绝世美人。

“小李子向宁妃娘娘问安。”

“嗯。”宁妃视线焦点镇定元绡，堆着浅笑的容颜上闪过一丝企图，但随即被掩盖过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这是皇上新纳的妃，今日初进宫，还请宁妃娘娘多担待。”

“喔，皇上新纳的妃子……”一听是新进的妃子，宁妃不禁愀然变色，大咧咧地上下打量元绡，仿佛暗地里在挑衅。

“怎么，她是哑巴吗？连个问安都不会。”宁妃仰高下巴，一双丹凤眼因微眯而显得更狭长。

“元姑娘。”公公皱眉提醒元绡。

如果进宫就是要被人这样欺负，那她还不如跳湖算了，反正她旁边就是一座小湖，跳下去其实很快。

“元姑娘！”公公快被元绡那身傲骨给气死了，连忙伸手暗捏了下元绡手背上的肉，元绡疼得皱起眉。

该死的公公，竟然捏她！

她不喊人就是不喊人，他能怎样？这个宁妃又能怎样？大不了死了就一了百了！

“我不会行礼。第一，咱们在身份上就不能相提并论，你是住在深宫里的怨妇，而我是生活在宫廷之外的民女。第二，民女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身傲骨硬得比和闾玉还坚固，要我低头门儿都没有，大不了死了就一了百了，反正我也不是很希罕进宫，你这一怪罪，倒是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，我还得感谢你。”

“你！”宁妃气得脸色涨红，一千人见这阵仗全乱了手脚。

喜悦暗地拉扯元绡的衣袖。

“大小姐……”一进宫就和宁妃杠上，以后日子不是更难过？！

“元姑娘！”忍耐许久的公公终于要发火了。

“公……公公，我家小姐不懂宫廷这些礼仪，请别见怪。”喜悦转向宁妃，“宁妃娘娘，请恕罪，我家小姐初进宫，第一次碰上像您这么高贵的人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，才会话不经脑便出口，请原谅我家小姐。”

要死了，才刚进宫就闯祸，她们要怎么在皇宫内苑这么险恶的地方生活一辈子？

元绡撇过头去，手揪着丝绢，悄悄压抑心中那股恼人的自怜。

她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进宫？她又不愿意进来和人抢丈夫，要怪就要怪那色鬼皇帝，祝他早日死在龙床之上！

“小李子公公，你还在耽搁什么？皇上等得不耐烦了！”进荣远远地便瞧见花园这儿聚集的一群人，眼见情势不对，赶紧奔过来解围。“进荣向宁妃娘娘问安。”

“免礼了。”宁妃高傲地扬高下巴，一副天地之间唯她独尊的姿态。

“你……”元绡瞠目结舌地看着进荣。

进荣尴尬地朝元绡笑笑。糟了，瞧元姑娘那表情，恐怕往后日子更难过。

“走吧、走吧。”

“你！”喜悦想起进荣的身份而张大嘴巴，手一直指着进荣。天哪！

走在前头的进荣根本不敢回头，他明显感受到由背后传来的冰凉寒意。

才刚进宫就和宁妃杠上，两妃相争，一开始就不合，两人骨子一样硬，看来皇上的日子难过了。

唉！

☆

☆

☆

元绡别过脸，不去看高高在上与她有着遥远距离的绕且初。

他竟是那个色鬼皇帝！

“朕曾说过，只要你住在天子脚下，朕就有办法知道你的一切，何况，你可是朕的嫁娘，朕的妻子，咱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耗。”绕且初以爱怜的眼神死盯着元绡。

“你怎么说都行。”元绡小声啾念。

绕且初走到元绡面前，狂佞地以指勾起元绡小巧的下巴，迫使她看他。

然后他的视线被她一身素白所吸引，愤怒立即如巨浪般狂涌而来。

“你这身是什么衣裳？白缎？若我没记错，浮纱绣房里的白缎是用来做寿衣的！”

进荣闻言倒抽口气。寿衣！

元绡终于正眼瞧着绕且初。“是又如何？我这一进宫不是比死还惨？”她居然被骗得团团转！

绕且初忍不住加重手指间的力道，元绡虽疼，但她不容许自己先败下阵来，仍旧死硬撑着。

“比死还惨？这就是你对进宫的唯一感想？”

他知道自己这种方式得到她，她肯定会反弹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她竟是以这种无声的抗拒来表达自己的不满。

白缎寿衣……哼，亏她做得出来！

“任谁都清楚皇宫里妃子间的争宠有多激烈，你只为了了一逞自己的兽欲而强行召我入宫为妃，不就是把我推入那些妃子的手中，间接害死我吗？”她甚至怀疑，他一开始接近她的目的是什么？当她是开玩笑吗？

元绡有股想哭的冲动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“大小姐……”喜悦额头上的汗一颗颗冒出来，紧张地掀起衣袖一角擦拭。

绕且初放开元绡。

他为何没想到这些？妃子间的争斗有多严重他不是不清楚，相反的他比谁都清楚其中的严重性。

但如今他为了得到她，却不经思考地下旨召她入宫为妃，不正好扼杀了她仅剩的生命？

怪只能怪他太过爱她，才会不计一切地想得到她，而忽略了审慎思考这其中的利弊关系。

“如果你真的为了我好，就该放了我。”在她为他有些动心时，他的身份却令她封闭自己的心。

“大胆！怎么可以对皇上如此大不敬！”进荣终于从寿衣的震撼中回复。

绕且初摇头示意进荣没关系。

绕且初眉头深锁。想要她，但身份却逼得他要放弃她，情何以堪？他何以放得下手呢？

“反正你的妃子何其多，也不差我一个。”元绡别过头，为了这句话而在心底产生感伤。

她竟然因想到他后宫佳丽三千而感到伤心，难道真的对他动了心、动了情？

绕且初沉重地看着元绡。“如果朕说就差你一个呢？”

这句话有非常大的语病。

就差你一个，可以解读成，后宫佳丽三千他仍嫌不够，只要她答应入他花册，那么他在情欲里打滚的战绩便算完美。

解读二：那三千名后宫佳丽他都看不上眼，独独对她情钟，只要有她，他便不再感到有所缺憾。

但这第二项解读她始终不敢妄想，妄想她能令一个男人视所有嫔妃为尘土，在他眼中只有她一人而已。

所以她自然而然地将他那番话当成是滥情的表白，而将情况想成第一种。

“你不会只差我一个，有了我就会再有别人。”元绡别过头看着侧边的梁柱，喃喃道。

“何况我又不爱你。”违心之论！

绕且初听见了，愤怒地瞪着她。

“朕想得到你就是想得到你，朕不管你是否心有所属、是否恨朕，朕都有办法让你爱上朕！”

一想到她心中可能另有钟情的对象，他心中那把熊熊妒火便旺盛地狂烧，野火燎原般无法浇熄。

元绡深深地撼动。

绕且初别过头去，不愿去看那张令他丧失理智的容颜。

“进荣，将她安排在正殿右侧的锦绣宫，今天晚上我要她侍寝。”

“你不可以！”

“你深深明白朕无所不能。”在绕且初残酷笑容的背后，隐藏了太多对元绡的爱恋，他感到无限挫败。

☆

☆

☆

“爹，皇上是不是不爱宁儿了？”

“宁儿，听说皇上又纳了一名民间女子入宫为妃，真有这事儿？”年过半百的中年男子不停拨动半白的胡须。

“嗯。那名女子见了我竟然连下跪请安都不愿，根本不把我这贵妃放在眼底！”她好不容易爬上贵妃这位置，怎容许有人轻视她在宫里的地位！

“胆子真是太大了！”阮永年一掌击拍在桌子上，震耳欲聋的声响吓得宁妃缩了缩肩头。

“爹。”

“那女人是何来头？”

“听小李子公公说，是净纱绣房元一敬之女。”

“绣父元一敬？”阮永年惊愕。

“爹，您认识元一敬？”

阮永年对自个儿女儿的学问短浅感到悲哀。

“女儿呀，不是爹要说你，纵使你现在已身为贵妃，但该具备的常识也该学着多听多看，别什么事都不知道，皇上不会喜爱这样肤浅的女人的。”

被自己的爹叨念，宁妃确实感到不爽，何况她现在又身为贵妃，怎么说在公开场合她爹都还矮她一截，她怎可能听得进教训。

“爹，您这是说女儿是个腹中无墨的肤浅女子？”宁妃眼神中散发出冷冽的寒光。

阮永年也清楚晓得自己的女儿现在变成什么样，他只是没想到一向乖巧听话又懂事的女儿一旦进了宫，仍旧逃不过染缸的污染，也跟着陷了进去。

“元一敬人尊绣父，独创江南纱绣，在杭州、泉州都有间规模不小的绣房，宫里大大小小衣裳、轿子桥围上的绣花，都是出自元一敬之手，简单说来，元一敬所创立的净纱绣房提供了宫内所有衣裳、帷帘，甚至是小小的桌巾的来源，就好比你身上这身衣衫，就是出自净纱绣房。”

宁妃拉着身上的衣服细瞧。

“您是说我最钟爱的衣服都是出自元一敬之手？”她显然受到不小的震撼。

“没错。这样你明白了吗？”

宁妃嘴角漾起不怀好意的笑。“难怪她会这么高傲。”

再高傲的人她都有办法治，为了能登上后位，什么事她都做得出来！

“爹，那个女人会成为女儿往后登上后位的极大阻碍，非除不可。”

“宁儿！”阮永年震撼得连呼吸都微微颤抖，一双满皱纹的手紧抓着椅子扶手。

“爹，您会帮我的对不对？您也想要女儿好，登上后位之后，您就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、权势地位。”

阮永年寒颤不止，平置于桌面的掌心微微出汗。

他从没想过送女儿进宫会改变了女儿的思想、品行与人格，他以为送她进宫是好的，是为了她好！

“爹，您会帮女儿的，对吗？”宁妃甜甜地拉着父亲的手臂撒娇。

“……对。”

☆

☆

☆

“放开我！”

元绡拼命抗拒朝她伸来的十数只魔爪，左闪右躲，不是钻进桌子底下被揪出来，就是闪到矮柜后被逮获，她怎么样都无法逃脱魔爪无情的攻势。

“大小姐，你别躲了，否则你会受伤的！”喜悦急得要跳脚，看着眼前一大群奴婢急着抓住元绡，她只能站在一旁干着急。

她又不能帮上忙，若插手加入混仗，怕是连抽身的机会都没了，搞不好那些活像妖魔入侵的奴婢会以为她也是要献给皇上的“贡品”，连着将她一并扒光！

嘿嘿，她才没那么笨！

元绡在房间里打转，一会儿拿起玉枕朝那群奴婢丢掷，一会儿将高贵精致的花瓶撞倒，发出震耳欲聋的瓮碎声，奴婢们闻声各个倒抽口气，然后盯着地上那碎了一地的青瓷花瓶惊呼。

“天哪！那是皇上最爱的灰青胆瓶！”

见众人对着地上的花瓶碎片呼天抢地，元绡乘隙想溜出房间，逃开这些人，奈何上天根本是完全与她作对，让她结结实实地撞上一堵硬邦邦的肉墙，整个人向后反弹，幸而一双强健的手臂由后腰处扶住她。

“皇上！”

又是一团混乱，所有奴婢慌慌张张地不知如何是好，有人站在花瓶碎片前挡住绕且初的视线，有人慌张地胡乱拨顺在阵战中乱序的发丝与仪容。

见房内乱成一团的情景，绕且初不禁笑出声。

他从未见过这些奴婢慌乱的模样，来伺候他的都是宫里最好的，做事、应对方面也是上上之选，实在很难让她们像现在这样全乱了样。

元绡抬头，轻而易举地便看见绕且初那望着她逸出温柔笑靥的俊脸。

她沉冷下脸并推开他。

“别碰我！”他竟然命这么一大群奴婢脱她衣服，想来她就一肚子火！

绕且初大手一缩，元绡依旧平贴着他的胸膛，接触到他如火焰般的体温令她感到无所适从，拼了命挣扎。

“逃得了一时，逃得了一世吗？”

很难有人能逃脱得了他如此诱感人心的温润嗓音，就像她，虽然气得要命，但态度仍旧软化不少，甚至面红耳赤。

“我只求逃得了现在。”她可不想被众人扒光衣服，赤身裸体。

“你们都下去，半个人都不准给朕留在房外。”

“是。”

奴婢们都有一种“终于松了一口气”的舒活感，像是历经多少苦难终于得道升天，全身筋骨松弛。

门合上之后，房内就只剩绕且初与元绡，他仍旧紧抱着她不放，甚至将下巴抵在她头顶，闻着发上传来的馨香及她身上特有的绣线味儿。

元绡涨红着脸喘息，小手握拳抵在他胸膛前，不愿与他有过多的贴合。

“还是这么抗拒朕？”

她略微挣扎了下想测试看看他的钳制有多牢，事实证明，坚固如铁。

“朕？在外面自称‘我’，宫里就自称‘朕’？你究竟拥有的是什么身份？在我面前又想扮演何种身份？”一想起他是帝王之尊的身份，她肚子里的怒火就狂烈地燃烧。

绕且初眷恋地抚过元绡颊边那层粉绛色，水嫩的触感让他腹中的欲火熊熊燃起。

两造火势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蔓延……

元绡想别过脸去，但绕且初不让她有任何逃避的念头，扳正她的脸颊，在她来不及反应时

封住长久以来他最想一亲芳泽的娇艳唇瓣。

吮吻咬噬，想将她揉进心坎里的念头越发坚定，他爱她爱得心都疼了，她却仍旧一味躲避、抗拒。

要到什么时候她才能完全了解他的心？

“两种称谓，两种身份，对你来说都是同一个人。”

“不一样，‘朕’是皇帝的自称，对我称‘朕’，那我在你心中又算是什么？众多妃子中的其中一个吗？‘我’是个体称呼，是平民、平凡人的自称。”元缙低头喃喃道：“或许称‘我’，对我来说才不会是个负担。”

他抬高她的下颚，她的苗水双瞳隐隐含带泪光。

“如果你在我面前以平民百姓的方式称呼自己，是你最能接受的方式，‘我’可以答应你，从此私底下不再以‘朕’称呼自己。”

天知道，这已是他登基以来对自己身份上最大的让步了，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她，仅为了她一人而已。

元缙微敛美目，眼角泪光闪着耀眼夺目的光束，小巧鼻尖也蒙上一层粉红色，饱满唇瓣因哭泣而更显酡红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对我一再忍让？”

“难道你还不懂吗？我的心早就被你捉住了。”

那惊蛰时，雷鸣动，蛰虫震起而出的日子，香火鼎盛的庙宇间、许愿池畔，纤细翠绿的身影，浅浅爱怜地微笑……

“把这身衣服换下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穿。”绕且初想起她这身白缎衣服是穿来做什么的，心中就不好受。

“你也会介意？那日在绣房里，不是才想做两件来穿穿的吗？”元缙戏谑道。

“我可从没说过，是你硬要塞两匹白缎给我的。”绕且初默默动手解开元缙胸前盘扣。

“如果你不想亲自动手，我可以代劳。”

“别……”

他封住她的唇，手却始终没停过，快速熟练地解下一颗颗盘扣，直到里头翠绿抹胸映入眼帘，他克制腹中的欲望别太快泛滥，但太过快速的呼吸声却泄漏了他想掩盖的一切。

那件白缎衣裳缓缓地离开了主人温热的身体，就像一朵由天而降的雪花，安静地躺在地板上，取而代之的是刚冒芽的翠绿生物，艳翠地生长着。

抚着光裸无瑕的美背，那柔细光滑的触感点燃他心中渴望的火焰，他的大掌不停来回抚弄。

他开始以舌轻舔、咬啮她的耳垂，明显感受她微微抽搐、全身战栗，置于他胸前抗拒的小手紧紧握拳。

他恶意地往她的耳里吹气，发现她的颤抖更明显，当他探出舌尖沿着耳壳巡礼时，她的呼吸不只变得急促，而且更加沉重。

“不……”他的挑弄不只令她感到难受，更有来自肌肤接触冷空气时的战栗。

元缙揪紧绕且初胸前的衣料，迷醉地躲在他怀中低泣。她不是这么放荡的女人，可是为什么会觉得有阵快感朝着心窝席卷而来？

灵舌与唇瓣沿着颈侧向下滑移，俊指轻轻一扯，脆弱的衣带子便应声而断。

“啊！”她吃惊地掩着胸前那片春光，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将你自己交给我。”他魅惑的嗓音清清淡淡地在她耳边扬起，而一手则伸过她腰身，拉扯罗裙带子。

带子缓缓松开，她的心跳益发快速。

“不要！”她攫住他的手。

“要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？！一个月不见，如今见了你，才知道自己是这么想念你。”

他稍稍一个使力，罗裙带子便松了开来，整件雪白的裙子成圆形摊在地板上，里头与抹胸同色的褰裤是她唯一仅剩的屏障，她脆弱得有如泥做的娃娃儿，稍一用力便揉烂。

他置于她臀部的手用力地将她压向自己亢奋的欲望，让她感受它如此的充满活力、蠢蠢欲动。

“绕且初！”她惊愕地喊叫，脸色难堪且满红潮。

他抱起她，一同躺在炕上。

“且初，元缙。”他的手指采进褰裤之中，扶着她浑圆的臀部揉捏。

他尽情地吻着她，咬噬吮啜，恣意品尝饱满的红唇。狂烈的吮吻移至饱满高耸的胸脯，小

巧欲滴的樱花在他的唇舌中绽放，变得挺立如珠。

他恶意地拨动，以齿轻轻咬噬珠蕊，吸吮弹动，美丽的花之蕾因而含苞待放，肿胀得令人难以忍受。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她弓起身子抗拒，没想到这样的动作让他有更多的摸索余地。

沿着柳腰而下，他扯下了她最后的屏障。

她难过地摆动身子逃避，但他反压住她的腿，恣意妄为地扳开，以热切的眼神占有她。

她全身颤抖，连呼吸都快停止，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朵被握在手心中的花蕊，只要有心揉烂，她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，就如同现在……

“守宫砂。”他满意地漾起一抹笑，指尖轻轻刮划着她左手臂上粉红色的点砂。

“我……我不是来取悦你的，你……你不能……”

她快被他手指刮划点砂的动作搞疯！

“你知道我能，你一直清楚这点，否则为何此刻在下头的会是你而不是我？”

他快速地解开衣侧的结，将身上多余的衣物脱个精光，赤裸裸地与她相对，让她看清楚他这一身男性躯体，让她清楚记得这样的身体将与她相贴密合。

她侧头张嘴大力地咬了他手臂一口。

“你无耻！明明是你擅自下旨，说得好像是我巴着你不放！”

她气呼呼地瞪着他。

“我不希罕你，你后宫佳丽何止三千，多得是人想暖你的床，我才不希罕你！”管他的身份是平民还是皇帝，她才不希罕！

“真的吗？你不希罕？”他有些动怒。

手支在她耳侧，他逸出邪淫的笑意，包含在这笑意里的几乎是怒涛。

“这样呢？”他倏然捏住她的丰润，轻捻慢捻……

“啊——”她弓身尖叫，身于不停抗拒地后退。“无耻！呃……”她又倒抽一口气。

绕且初很满意元绡的反应，加强了手上的力道。

她捶打着他。“不要！你走开！放开我！”

望着她泫然欲泣的脸庞，他忍不住低头在她脸颊咬了一口。

“放松，我不会吃了你的。”他细声安抚。

眼泪已经在她眼眶中泛滥，抵在他胸前的小手紧紧握拳，抗拒这一波波袭向无助的她的狂涛巨浪。

“绕且初！”

“且初。如果你再不改口，我就要你好看。”他笑着警告。

她呜呜咽咽地掉泪，未经人事的她哪能承受早已习惯在欲海中浮沉的绕且初这身伺候？

“乖，听话，喊我一声。”

她摇头抗拒，身下奇异的感觉让她非常难受，恨不得死了算了！

“真是不听话！”

“且初！”她再也受不了了！

绕且初开怀地大笑。“你就是喜欢和我作对，在这龙床之上，你仍旧不愿接受我的真实身份。”

如果让她怀有龙子能够替他留下她，他绝对不会放过。

龙床！

元绡被这两字惊醒。

在他企图掩盖自己身份的阴谋下，她确实是忘却了他的身份，直到他无意间又让“皇帝”这身份撞进她耳膜，她才恍然惊醒。

“在你心中，我算是什么？妃子、妻子，哪一种？”

沉浸在欲望狂潮中的他，咕哝地说了几个字，她很清楚地听见那些字眼是什么。

妃子。

她怔忡住了，而他却浑然未觉，扶着自己亢奋的欲望一举攻陷她的身心。

“啊！”她疼痛地尖声喊叫。

失落的灵魂怎么找得回来？碎裂成细沙的心又哪是捡得回来的？！

她扶着他的肩头，在他的发泄中往前走，绝无回首的余地。是他丢给了她难堪，又要怎么让她视而不见？

她只能捡起那片难堪，像尊无神无魂的泥娃娃，让他爱捏成什么形就捏成什么形，因为他的地位、身份与天同级。

他狂野地抽送，她令他像发了狂般渴望掌握。  
对于她，不是只有欲而已，他真正想征服的是她的心。

---

## 第06节

---

持续呼吸着空气，水融了泥娃儿，成了一摊烂泥水，挡住光线的阴影不只挡去了光线，也挡去了唯一的希望。

手臂上那朵清莲早已不见，还给了细致的肌肤无瑕的雪白。

元绷揪着丝被挡在身前，侧着身往床的角落躲。

她好想将自己扔进无底胡同，最好是找不到出路，永远绕死在那胡同里出不来！

一道温热轻抚，来回眷恋地在手臂上游移，从肩头朝她脸颊袭来的气味儿，早就已经包围住她，如今她全身上下都是这味道。

“元绷。”

她闭上眼睛假寐。她不想看到他，至少不是现在……

绕且初探头见元绷闭眼睡着的模样，原本心头上的担忧至少减了一半。

他多怕她抗拒、否定他，多怕她固执的牛脾气再度泛滥。

或许他是不该以这种方式得到她，可是他再也想不出任何其他的方法了。

或许如她所言，后宫佳丽三千，多得是人愿意暖他的床，但她却不明白，何以他会舍那些佳丽而只想取她这一瓢饮。

“皇上。”进荣在门外小声叫唤。

绕且初皱眉起身套了件外衣，顺手捞高丝被，遮去元绷那身细嫩如缎的肌肤。

“进来。”

绕且初坐在桌边，径自倒了杯茶。

“皇上，要命人将元姑娘带到别的宫去吗？”

从他服侍皇上至今，还没哪个妃子能留宿锦绣宫。

绕且初朝床上那娇小背影望了一眼。

“不用了。”

进荣惊讶地瞠目。“皇上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刚才与元绷进行一场征服拉锯战，此刻绕且初的心情非常不好。

“没……”进荣小心翼翼地后退。

“没事就先下去。”

“是。”

在进荣退到门边之际，绕且初又唤住他。

“替朕更衣。”

待在这房里，他会连思考的力量都没有，他需要好好思索一番，厘清一下与她之间的情况。

☆

☆

☆

“大小姐！”

初进宫的喜悦仍旧不懂得宫廷礼仪，在宫殿内大呼小叫。

才刚踏进锦绣宫前那片花园的宁妃，对着眼前在小径上绕来绕去的喜悦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喜悦怔忡地停下奔跑，旋过身甜甜地笑着。“宁妃娘娘。”

宁妃脸上堆着足以冻死人的严厉面孔，以着平板的语气命令道：“将那丫头带到我的宫里来。”

“是。”站在小径旁的侍卫随即朝喜悦走去。

“这……这是做什么？”喜悦害怕地频频后退，直到背抵着小径旁的石雕狮子。

两名侍卫各自架着喜悦一只手，将她整个人凌空架高，喜悦拼了命地挣扎。

“大小姐！大——”跟在宁妃身旁的贴身奴婢不知什么时候变出一块布，狠狠塞进喜悦嘴里。

“唔——”为……为什么会这样？

☆

☆

☆

在锦绣宫里沉眠的元绂，悠悠地醒来，全身酸痛得根本不想下床，可是她肚子好饿。

“喜悦。”

昨夜她还是无法从绕且初的势力范围逃开，他将她紧紧钳制在怀中，在她来不及反应、抗拒时，狠狠地贯穿她的尊严。

他爱她？哼，是吗？

妃子。

在他心中，她的身份仍旧只是个妃子，和他所有女人一样，只是个妃子！他对她，也仅止于欲望而已！

从何时开始，她的地位变得这么不堪？

元绂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，清泪如断了线的珍珠，串连成一串滑落。他得到想要的了，那么她是不是就可以离开了？

她永远都不要待在这里，看着他和其他女人调情！

“喜悦！”

她支起身子，揪住怀中的被子里在身上，缓缓下了炕。

这房里的摆饰她先前并没有看得很清楚，如今仔细端详一番，忽而发觉这房里的配色居然是鹅黄色，也就是帝王之色。

难不成昨天绕且初命人将她带来的这座锦绣宫是他的寝宫？

不可能的！自古帝王不与女人同眠至天亮，这里不可能是他的寝宫，否则她醒来时就会看见他了，可是现在整个大房里就只有她一个人，所以这里绝不是他的寝宫。

如他所说，在他眼底，她的身份和其他女人一样，都只是他的妃，皇后另有他人，而他对她只有欲望，端看昨夜便知。

昨夜他狂野得有加一头暴狮，一会儿愤怒教训，一会儿又说些甜言蜜语，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只是想得到她而已。

元绂扶着桌缘坐下，视线被地上那摊皱在一块的衣物所吸引，红潮马上涌现脸颊。

喜悦人呢？

“喜悦！”

忍着身体的疼痛，她弯下腰捡起地上的衣物，一件一件收妥后穿戴上身，然后走到外头去找喜悦。

“喜悦。”才刚来第二天，就不知跑哪儿去了，她可真是不甘寂寞，肯定又和人混熟了，跑去嚼舌根。

“喜悦？”

她沿着小径穿梭在各式各样的花卉之中，宛若沐浴在花海里的仙子，甜美脱俗得像要展翅高飞，远离尘嚣。

“你是谁？”侍卫挡在元绂面前，手中的大宁笔枪有力地撞击石板，威武不屑地睨着她。

元绂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无所适从，不知该如何开口。

“大胆刁民，竟敢擅闯皇宫禁地！”

眼看着侍卫手中那把大宁笔枪就要贯穿她的心窝，元绂不知哪儿来的力气硬是拍开那把笔枪。

“大什么胆！谁是刁民来着！”

侍卫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凶悍的女子，被唬骂得一愣一愣。

“你！”侍卫回过神的下一刻便是单手钳住元绂的手臂。“再啰嗦我就带你到狱史大人那儿，让他治你！”

侍卫以为这么一说，元绂就会怕，但他想错了。

“去就去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侍卫不禁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，居然有人视死如归，他反而愣住了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“不过你要捉我也行，先替我找到我的同伙，两个一起抓你立的功劳可不小。”元绁苦中作乐，突然兴起想玩玩的念头。

“什么，还有同伙？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们正分头在找皇上主事的正殿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她找到哪去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和你的同伙找……皇上主事的正殿……有……有何企图？”侍卫结结巴巴地问着，手中的大宁笔枪不停抖动。

他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有立功劳的一天，如果今日把眼前这个想行刺皇上的女子拿下，那他升上侍卫军统领的位置就更有希望了。

“行刺。”她还真是希望能刺绕且初几刀。

“行刺？！”侍卫惊慌尖叫，连忙将笔枪拿高，架在元绁的脖颈处。“大胆刺客！”

元绁叹了口气。“你现在想怎么做？”

“我……”侍卫一时之间也慌了手脚，搔着额际思索。

我的天，宫里怎么会有这么笨的禁卫军？

“你是否要将我押入大牢？”元绁好意提醒。

“对！”侍卫猛点头。“对对对，我要押你进大牢，让狱史大人好好审问你！”

元绁双手背在身后，转过身。“那抓我吧。”

从没见过有人这么主动让人抓。

侍卫钳住元绁的双手，对于元绁手腕处那柔嫩的触感到挺讶异的。刺客的手会这么柔、这么嫩吗？练过武功的女子不应该是浑身肌肉，结实得会撞死人吗？

侍卫没再多想便将元绁押入大牢中，他原以为自己这次是立了大功，没想到他根本是在老虎嘴上捋胡须。

☆

☆

☆

当绕且初愤怒地奔进牢房，看到的竟是元绁头靠着铁栏，眼神呈呆滞状，瞬间，他满腔的怒火随之冷却。

“你就这么喜欢待在牢房里？”

元绁身子震了震。他来做什么？她就是不想见到他，所以才躲到这儿来的，他现在又来做些什么？

“一夜没见，变哑巴了？说话！”绕且初怒吼道。

元绁半声不吭，移了移身子更往角落缩，甚至背对着绕且初，来个眼不见为净。

绕且初对着牢役怒吼：“把门打开！”

“是，皇上。”

牢役将牢房门打开，绕且初立即走进去，站在元绁面前。

“抬起头看着朕。”绕且初得握紧拳头才能克制住想打她屁股的冲动。

元绁根本就是在和他作对，没依言顺从地抬头看他，反而将脸面向墙壁。

该死！

绕且初气急败坏地揪起她，鼻尖与她的几乎相抵，他急促的呼吸直逼着她，火热的气息预示出他心中那把愤怒之火烧得有多旺烈。

“你究竟在耍什么性子？”

她眯起眼。朕，他又以帝王之称自唤，他们的距离又拉远了吗？

该死的，他们之间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复杂？

“我是刺客，理当被关在宫里大牢之中。”

“刺客？”

她露出讪笑，悄悄地以他才听得清楚的嗓音回道：“我想刺杀你。”

他心中明白她在耍嘴皮子，当然，他也知道她至今仍恨他恨得要死，但还未到想杀了他的地步，相反的——

“不，你爱我，所以不忍心杀了我。”

一抹红潮趁她不注意侵了上来，她咬唇瞪他。

“谁喜欢你！”

多方挣扎，她依旧逃不开他的钳制，整个人被架得牢牢地，最后她也不想浪费力气，遂停止挣扎。

“是，现在的你自然不爱我，但昨夜良宵，你身心日眼可全写满了爱我。”他附在她耳

边。“如果你怀疑，我可以让你重温旧梦。”

“绕且初！”

“嘘，你不想被人冠上大不敬的罪名吧。”

他的俊魅是令她感到心慌的主因，而他时而温情、时而霸气、时而怒火比天高的个性，却令她感到害怕。

有这是，伴君如伴虎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她会像辽代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一样，一不得宠便被道宗赐死，甚至被冠上不贞与人相通的罪名。

“怎么，舌头被猫吃了？”绕且初兴味地玩赏元绡娇艳固执的容颜。

“你玩也玩过我了，该放了我吧？”

对她这番话，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悦。

“说这话时小心些，不是任何人都能忍受女人这么说自己。”他深深叹息。“当然，你已是我的人，我自然不会与你计较这么多，但你毕竟已是宫廷中人，说话还是轻重多分晓些。”

她扭动手腕。“那你放手。反正在这宫廷中，我又跑不掉，你没必要抓这么紧。”

“我抓这么紧是怕一松手，你又给我耍小姐脾气，死赖在这儿不走。”他发出掠夺的笑声。“我还没查办将你捉起来的两光侍卫。”

“别——”她急忙抓住他。

他挑眉，蹙足地望穿她内心。“怎样？还有什么话要补充的，我一并办理。”

“不要！”

她拉住他的衣袖，这动作看现场所有侍卫、进荣眼底，每个人皆是错愕。

“不要？赏罚分明应该确实做到，否则朕如何让天下人信服？又该如何治理国家？”

“要罚就罚我，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是我让那侍卫抓我进大牢的，所以该受惩罚的不是别人而是我！”

像是将猎物逼进绝境，脸上漾出蹙足笑容的猛兽，他挑眉绽放俊逸的贼笑。“很好，你也知道该罚的人是你。”他正等着她这句话。“进荣，将她带回锦绣宫，再多派些人守在房门外，不准她走出门槛一步。”

☆

☆

☆

“进宫第二天就给我搞出进大牢的名堂，明日你还想玩出什么小把戏？”

绕且初大咧咧地坐在椅凳上，替自己倒了杯最近才迷上的花茶。

“喜悦不见了。”

“皇宫之大，难不成一个丫环不见，还得劳动我这皇帝亲自出马寻人？”

“如果今日是不见了，你会亲自寻人吗？”她赌气地试问。

“你以为我会让你不见吗？”他抬起她小巧的下巴，让她双眼直视他。“除非是我不要你，否则你一辈子都难逃我的视线范围。”

绕且初从未想过这番话也会有实现的一天，他会将她摒除在皇宫之外。

“如果你不想帮我我人，我可以自己出去我——”她才起身，绕且初大手一揽，她便整个人倒向他怀中，坐在他大腿上。“放开我！我可以自己去找喜悦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我才不希罕你帮忙。”

“你非得这么唠唠叨叨，小嘴儿能不能静下来不动？”

他凝望她的圆润艳唇，心又开始痒了起来。

有她待在身旁，他实在很难忍得住欲望，每儿她一次，腹中那股想要她的冲动就越剧烈，几乎要焚身。

绕且初才这么想着，脑子里催促一亲芳泽的冲动便先一步占领她的唇，在她仍无法及时反应时，掬过唇畔内那一池香蜜，辗转藏于唇内品味。

若说至今她抗拒的坚持不够强烈，大概能够解释的只剩她的心内有他，否则难以将她的顺从合理化。

自己究竟喜不喜欢他，爱不爱他，仍旧一知半解。

她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被他玩弄于股掌，心里却仍旧想着他。

或许小缙说得对，她其实对他已经动情动心了……

绕且初叹息地放开她。

“我会让进荣去找喜悦，这下满意了吗？”对于她，他实在败得彻底，她若要他摘下天上

的星星，就算做不到，他也会想办法满足她。

她倏地沉声问道：“遗留我在宫里做啥？你不是已经得到想要的了吗？”说这句话时，她心里对自己感到可悲，可悲他召她入宫仅是看上了她的身子。

爱她这番话，她打死都不会相信。

尤其他的女人何其多，随随便便抓一个条件都比她好上许多，她要怎么和人比？况且她在宫里的身份是什么？宫女？嫔？还是妃？

都不是，她什么身份都不是，却失了身子。

唉，元绡啊元绡，你这辈子最可悲的便是让他看上，而连自己的心也跟着失陷。

“我要的还没得到。”他指着她的胸口，想必她也清楚他所指为何。

“我就什么都不剩了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我……”身心都没有，不是就什么都不剩了吗？“你早晚有一天会厌倦我的，到时我该何去何从？”

他开玩笑地道：“那我会替你找个好婆家，替你办场风风光光的婚宴。”

他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另嫁他人？甚至还大方地替她找婆家？门儿都没有！她这辈子注定与他纠缠不清。

她闻言愕然地看着他，心中酸涩的痛苦一波波升起，她只觉得心口好疼。

“那在嫁人之前的这些日子，与你的关系算什么？君王专属的‘初夜权’吗？”

“元绡。”

“是呀，每个君王都有所谓的初夜权，看上了哪家姑娘，在姑娘家出嫁之前，享有与新新娘睡第一晚的权利，而你目前正在享用这项特权是吗？”她眼中流露出痛苦的神色。

她没想过自己从他口中得知真相，会是这般不堪一击，脆弱得一阵风吹来，她就魂飞魄散。

他封住她的唇，她抗拒、捶打，他却始终不为所动，直到她愤而咬破他的唇瓣，浓稠带腥味的血流进她嘴里，她才松开嘴。

绕且初以指划过唇瓣上带痛的伤口，鲜红色的血液触目惊心地映入眼帘，他无语地看着她，伸手朝她逼近。

她以为他要打她，害怕地紧闭双眼，等待辣烈的疼痛在颊间散开。

但未如预期地，她颊边不曾感觉到痛，反而是唇瓣让人以指腹划过，擦掉遗留在她唇上的血迹。

她瞪大眼看着他，在他眼中看见柔情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感到愧疚。

“显然你知道的不少，但我没夺人妻子初夜的嗜好，我想要的是我爱的人的初夜。”

“你爱的人都在后宫之中，如此大的‘胸襟’真令我大开眼界。”三句话离不开她爱挑衅的个性。

“在后宫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我的临幸。”他像是在阐述自己的心情，也像在加深她对他的信心。

那不更惨！

能够得到临幸的不就表示是他所喜欢、看得上眼又动了点情的女人，所以才上得了他那张充满欲望的龙床？

“什么时候才会放了我？”

“至少不是现在。”

元绡眼中露出了一丝惆怅。“如果哪一天你厌倦了，不要告诉我，只要将我送到最远的地方，让我看不到这儿，看不到你。”

他微笑地吻住她，窗外辗转进射的光芒洒在两人身上，亮黄的光束包围着彼此，多么温煦柔情的画面。

他的指腹绕着她饱满细致的脸颊轻画圈圈，置于柳腰的手将她更往怀中送。她抓紧他的衣襟，呼吸因他的吻噬而断续，甚至是急促起来。

放在腰际的手探到她结着辫子的发尾，轻而易举地便拆了绑好的辫子，如瀑般乌溜溜的秀发狂泄在他指缝间，他把玩着手中柔嫩光滑的触感。

沿着她颈项一路吻至衣襟处，他一颗颗解开她襟上盘扣，吻住抹胸，吻住突兀的花朵，以舌轻刺，直到含苞的蓓蕾因而无助地挺立。

拉下她的外衣、抹胸带子，浑圆的酥胸前点着两颗娇嫩欲滴的桃花蕊，他捧起令人怒火喷

张的胸脯，低头含住蓓蕾，恶意地在唇内逗弄，当那朵桃花蕊已成熟到快绽放，他才转而进逼其余诱人的私密地。

他的手指探向她的褻裤，扯下那层保卫禁地的屏障，底下光溜的感觉令她全身酥麻，一阵快感毫不留情地向她袭来，她感受到腹中一股暖流正不自觉地倾泄。

他顺势解开自身的裤裆，一举侵入圣洁之地。

被他突如其来的侵入吓到，她紧紧钳住他的肩窝想抗拒。

她如处子般的紧窒，让他想大叫。

她紧夹住他，让他更难以动作，却更让他想一次次占有她；而她的娇荏也令他心疼，仿佛稍一用力就能捏碎她。

他控制不了自己激狂的进逼，收不住狂烈的索求，一再地探入她深处，卷起一波波与天争高的浪潮。

她抓紧他的肩窝，随着他的律动而起伏，当他将自己更加埋进她体内时，她啜泣地倒在他肩窝处，抵抗着这波激烈的撞击。

狂奔的速度，她只能任由他带领，而自己则娇喘连连地狼狈追逐上去。

她自我克制不喊出声，但他像是刻意与她唱反调，以强烈的欲望撞击，激得她只能松口喘息、嘶喊——

“且初……”

---

## 第07节

---

若说元绡现在不上不下，什么都谈不上的身份对她有什么伤害，最大的大概只有喜悦被揍的事。

当进荣找到喜悦时，可怜的喜悦已经奄奄一息，整个人被架起，一个老嬷嬷拿着木板子掴打喜悦的脸颊，喜悦整张脸肿得有平时三倍大，意识迷离地任老嬷嬷乱打一气，却无力抵抗。

进荣将喜悦抬回锦绣宫，喜悦只剩半条命不到，叫人人不应，摇她也不醒，元绡急得眼泪不停的掉，死守在喜悦床边，而进荣则快速命人通报绕且初，也立即去请太医。

这会儿太医正替喜悦把脉，许久过后，太医将喜悦的手放回棉被里。

“太医，怎么样？喜悦有没有事？”元绡拉住太医的衣袖，太医见元绡什么身份也不是，似乎有些鄙夷地悄悄扯回衣袖。

元绡不是不知道太医的反应，她也知道这宫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将她看在眼里，每个人都想她什么身份都不是，只是一介平民女子，能进宫还不是端赖绕且初看上她，她才有幸进宫一瞧，所以没有人将她当一回事。

就像现在，喜悦受了伤，也是因她而起，若今日她的身份不是这样的，那么所有人还敢动喜悦吗？

元绡忽然替自己感到可悲。

“她只是太虚弱，除了脸部有红肿现象外，全身上下没什么大碍。”

“但是她昏迷不醒……”

“她只是太疲累。”太医不耐烦的回答。这女孩是什么身份，还得劳驾他这御用太医来诊疗！

进荣也发现太医老脸上那抹不耐烦，他暗自在心里眸骂：狗眼看人低的奴才！

“太医，皇上特别吩咐要你医好喜悦，她身子虚弱就开帖补身的药给她吃，还有，皇上要喜悦在三天之内能开口说话，太医……做得到吧？”

“是是是，臣当然做得到，这就去开帖补药单。”太医一听是绕且初吩咐的，立即陪笑脸，慌慌张张地下去办事。

“他知道喜悦的事？”绕且初知道喜悦在宫里被人欺负的事？“他为什么不来？”

“皇上什么事都不知道，皇上正在正殿与大臣们商讨国事，是我自作主张让太医急一下。”

元绡跌坐床沿，握紧喜悦的手，深深看着她那已变形的憔悴样。

“如果今日受到伤害的是我，他还会忙着和大臣们商讨国事吗？”

“元姑娘，那是两码子事，而且皇上也绝不容许有人欺负你。”

所以才会转移目标，拿喜悦下手，一解积怨？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绕且初刚和大臣们开完会，急着见元绡，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，才问出她在这儿，一进屋便看到眼前这幅景象。“进荣，告诉朕这是怎么回事！”

喜悦的脸肿成这样，肯定是被打的，元绡呢？元绡——

“你没事吧？”他急忙握住元绡的手，关心地问道。

元绡轻轻地抽回手，低头看着地上。

绕且初终于察觉元绡反常的举止。

“进荣。”

“奴才是在教事房老嬷嬷那儿找到喜悦，不过那时喜悦已是这模样，至今还未醒过，不过奴才已经先请太医来替喜悦诊视，现正在熬药汤。”

“教事房？喜悦并不是宫内奴婢，那老嬷嬷管什么事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说！”教他怎么面对一心想离开的元绡？

如今她的贴身丫环在宫内遭人教训，甚至打成这样，他真怕她会更想离开。不！说什么他都不会准的！她要离开这儿，离开他的范围，除非他先死，不过就算死他也要拉着她殉葬，他忍受不了没有她陪伴的日子，就算进地府也一样。

“奴才在经过教事房时，曾看见○铃神色匆忙地由教事房出来。”任何事与有主子的奴婢扯上关系，都会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。

“○铃？”宁妃！

绕且初愤怒地捶击床柱，床柱猛烈地摇晃了几下。

“皇上……”糟了，皇上似乎非常生气。

“给朕传宁妃！”

“皇上，万万不可！”进荣连忙跪下。真想咬断自己的舌头。

“不可以？！给朕个理由。”

“皇上，那只是奴才的一个猜测，在教事房外见到○铃，不见得就代表与宁妃娘娘有关，请皇上三思而行。”进荣惶恐不安。他可不想因为这样而在后宫激起不必要的战事。

“喜悦被打已是事实，找出元凶就能让她的脸好起来吗？”元绡冷淡地开口道。

宁妃……她会想法子替喜悦争回这口气！

她不作声不是她没种，也不见得她就会视而不见，谁欺负她，她就加倍奉还！

“元绡……”

他从未见过元绡这般冷怒的表情，她不吼不闹才更让他感到忧心。

绕且初想碰碰元绡，却被元绡躲了开来，他脸上随即出现一丝不悦。

进荣也看见了这个景象，暗自替元绡捏把冷汗，甚至也开始替自己念经祈求上苍保佑，保佑他不要被扯进这团解不开的漩涡中。

“如果你为了躺在床上这奴婢就想躲着朕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！”绕且初气愤地一把将她拉进怀中，牢牢地钳制着。“朕不会放开你，更不会让你躲开朕！”

她扯出一抹难堪的笑。“你依旧放不开身为帝王的骄傲。”

他气结了。

该拿她怎么办才好，从未有人能令他如此无力挫败，一向都是众人对他阿谀谄媚，尽说些奉承的话，没人敢与他的身份相抗衡。

独独她，不仅不屑他高高在上的身份地位，甚至还看低他。

他该拿眼前这小女人怎么办？

“朕的身份永远都不会改变，你必须学着去适应它。”

“今日喜悦为何会被人抓去出气？完全是因为我的关系，在这里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和喜悦都只是一介平民，任谁都有权力拿我俩出气，只是大家碍于你的关系而不正面与我起冲突，但却苦了喜悦必须替我承担。”

她的日子原本过得非常惬意，在绣房里照顾生意、绣绣东西。

但一遇见他，她原本安顺的日子便被打乱，现在甚至被囚在这皇宫禁地之中，却是一个身份地位连奴婢都不如的民女，而被召进宫的原因只是因为眼前这位万人之上的天子想得到她。

“你在乎的是身份地位？”

“为何你还是不懂我！”她逃到角落，抱紧身子给自己一点勇气。“我想要的是离开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！”

“离开？”绕且初愤怒得想掐死元绌。“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离开我的身边半步，如果绑住你、囚住你才能将你留在我身边，你明白我是不会犹豫的。”

他转身离开之前又回过头看着躲在角落的元绌，心中那疼痛感又浮现，但如果他一心软，她就会永远离开他！

“进荣，传话下去，朕要择日纳妃！”绕且初狠下心下令。

元绌闻言全身无力地跌坐在地上，抱着头将脸埋进双臂之中。

如果他的身份不是这么敏感而尊贵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发生。

但有太多的阻碍横隔在他们之间，这却是促使她感到心慌的原因，她并不希罕他是否纳她为妃，而是早在踏入这深宫之中，她就预期到自己会因为心门深锁，看尽宫内争夺权力的肮脏事而失去元气。

她并不是真想离开他，而是想离开这座大宫廷，远离这里的一切。

她依旧爱他，却没有勇气去接受他的一切，她只能接受单单纯纯的他，那些附加的东西，她倒是不希罕。

没有人能够因为她的身份而欺负喜悦到这种田地，她不会就此就算了！

☆

☆

☆

“主子，这下你可出了口气了，朝那丫环下手，果真比教训那平民来得爽快。”○铃似乎在叙述着什么得意的事，不禁手舞足蹈。

宁妃优雅地倒杯茶喝。

昨天那场掴打小人的戏码，看得她开心不已。

原就想教训那贱民的，奈何还是得顾着皇上这方，总不能大咧咧地惹怒龙颜吧！不过她倒是没想过拿那丫环出气的效果会这么好，这些天皇上也没再去找那女人，而那女人也安静多了，至少在御花园里不再看见那对主仆的踪影。

哼，敢勾引皇上，她可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敢和她这未来皇后抢人！

“○铃，那丫环怎么样了？可别整死人了，我可不想她死。”宁妃检视着修剪完美的指甲。

“主子放一万个心，那丫环的贱命还没这么脆弱，老嬷嬷只是以木板子掴打她的脸颊，又没对她动残刑，死不了的，顶多一、两个月无法说话罢了。”

“那就好，这阵子耳根倒可以清静清静。”

“一切都是那丫环自找的，没事在御花园里大喊大叫，分明是替人找机会教训她。如果有事，大可推说是那丫环在御花园里没规矩地大叫大闹，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。”○铃露出好邪的嘴脸。

“算我没亏待你。”宁妃舒展一下筋骨，嘴角挂上莫测高深的笑。“○铃，你看是不是得去见见那女人了？”

“主子，你要纡尊降贵地去找那平民？你可是堂堂一名妃子，而且是皇上最钟爱的妃子耶，在我朝之中，○铃还没听说有谁在选秀会后第一个月就被封为妃子的，你确定要吗？”

○铃的夸赞听得宁妃心花怒放。

“○铃，我可没你说的那么好，不过如果我当上了皇后，准少不了你的好处。”

○铃笑开怀。“多谢主子提拔赏赐！”

“不过我还是得去会会她，至于是不是纡尊降贵，到时你就会知道我打的是啥主意了。”

☆

☆

☆

“喜悦，你的脸颊还会不会痛？”元绌心疼地拿了杯水递给喜悦。

经过太医细心敷药佐以补药调养，喜悦的精神是好多了，但双颊仍旧肿得像发糕。

“大小姐，喜悦不能伺候你，还得劳你照顾我。”喜悦困难地说着话，也只有和她相处久的元绌才听得懂喜悦在说什么。

“还说这个，你会这样还不都是我害的，如果我不拉你进宫，你会受这种委屈吗？”

“但是……大小姐也是想找个人作伴啊。”

“话是没错……”

那时她会拉着喜悦一块进宫是想教训她，谁教她老是爱拿她的事当玩笑讲，爱嚼舌根，孰料这下喜悦可真当了她的垫背了。

“大小姐，你得小心宁妃娘娘，她似乎非常恨你。”

元绡怔忡。“为什么？我又没惹她什么。”顶多是进宫那天说的那番话，然后不对她行礼，就这些而已，难道那个宁妃真那么小心眼？

“大小姐，你们侍奉的是同一个男人，是皇上，女人只要一碰上情这种东西，很难不产生嫉妒。”哎哟，脸又开始痛了。喜悦的手停在半空中，想碰脸颊却不敢碰。

“又痛了？”元绡拿起一罐白瓷瓶。“我替你涂点药。”

凉凉的药膏在颊畔产生效力，疼痛感消失了些，喜悦又接着道：“喜悦看着皇上日日想着小姐，天天来找你，大概就猜得出皇上爱的其实是你，宁妃娘娘可能也料想到这点，说不定皇上前几日都来找你，冷落了宁妃娘娘，宁妃娘娘才会想找人出气，可又不敢动大小姐。”

元绡将白瓷瓶放回桌上。

“不可能，他喜欢的不可能是我！”她极力抗拒。

“怎么不可能？听说礼规不准女人在皇上的正殿寝宫过夜，大小姐，你在这过了几夜了？皇上甚至让你住下来，不喜欢你喜欢谁？”总不会是她吧？

元绡愣了愣。

她一直不敢去想绕且初的话，不敢将一切想得太多，因为她怕伤心，怕受到伤害，就像元绡与她师父御剑夫一样。

元绡个性坚强，所以她选择以逃避来抗议，她可以不见御剑夫。

但她能吗？她能因为怕受伤害而选择躲避绕且初吗？

他势力庞大，没人敢和他作对，在这个国家，所有一切都是他的，他掌握所有生杀人权，他可以因看上一个平民女子而召进宫，就像她一样。

而她却没法拒绝。

他的手段强硬，甚至想以绑缚的方式留下她……

“大小姐？”喜悦皱眉睇她。

“喜悦，以后别再说绕且初喜欢我的话，我不喜欢听。”

“大小姐，你还是不能接受皇上的身份吗，如果皇上不爱你，又怎能容许你以这么不敬的方式直唤名讳，那可是大不敬的事，是能治罪砍头的。”

元绡现在是讳疾忌医，宁愿自己不去想，也不愿到头来受伤。

“别再说了。”元绡转移话题，拿起桌上盘糕点。“你的嘴能吃东西吗，要不要吃点甜糕？”

喜悦摇摇头。“不要，人家的嘴巴还好痛，一吃东西就痛。”

“我会替你报仇的。”元绡信誓旦旦地道。

“别……大小姐，你可别做傻事！喜悦痛一下就算了，只要宁妃娘娘没来找大小姐的麻烦，喜悦没关系的。”喜悦害怕地吞咽口水。“何况人家贵为妃子，咱们什么身份都还未明，贸然与宁妃娘娘作对，到头来吃亏的可是咱们呀！”

“难道你甘愿脸颊莫名其妙被打肿成这样？”

喜悦努努嘴。虽然心有不甘，但是能少一事就少一事，她也不愿意自己服侍的主子受什么委屈。

“反正喜悦这一身贱骨头，再多折腾都还受得了；大小姐可不同，喜悦才不要大小姐为了替喜悦出一口气而受到委屈。”

“喜悦……”

元绡听了这番话，差点感动得痛哭流涕。

喜悦服侍她那么久，她还真不知道她是这么替她这个主子着想！

还以为她会的只有一天到晚漏她的气、在外头嚼舌根，将她一堆烂帐、丢脸的事全泄个彻底，没想到……

“宁妃娘娘驾到！”门外侍卫大声宣告。

元绡和喜悦还来不及从震惊中回复，一身绯红的宁妃便在丫环的陪同下走了进来。

“见到宁妃娘娘还不下跪！”○铃大声喝斥两人。

喜悦正想下床行礼，便被元绡挡住。

“不必了。没那必要向一个这么残忍的女人下跪行礼。”她正想找人算帐，没想到有人迫不及待地送上门来，今天正好让她泄泄多日来的怨气！

“大胆！”

○铃啪的一声，朝元绷的脸顿狠狠掴了一掌，力道之大将元绷的头都打侧了一边，她动作快得让元绷来不及闪躲，脸颊便传来热烫的麻辣感。

“大小姐！”喜悦赶紧跑到元绷面前审视。“都红了！”

“不碍事。”

宁妃像没事般优雅地在椅子上坐下，扬了扬手中的丝绢。“听说你是元一敬的女儿，什么时候替本贵妃绣条帕子吧。”

“我是会绣帕子没错，但不替没人性的人绣，那会污了我辛辛苦苦绣好的帕子。”

“你——”宁妃沉住气，绽开笑颜。“听说皇上是看上了你的身子才把你召进宫来，怎么，进宫第一天就破身了吧？”

元绷再也忍不住了，眼眶里蓄满泪水。

“哎哟，可别哭呀，否则皇上等会儿回来，还以为是我欺负你，到时这罪可大啰。”

○铃不屑地睨了元绷一眼，随即附在宁妃耳边笑答：“主子，看来人家觉得委屈耶，瞧，她都快哭了。”

“有啥好哭的，谁一进宫没被临幸的，被皇上临幸是好事，至少皇上还是看上了你的身子，不过如果你再这么不长进，也不学点花样好取悦皇上，不出多日，皇上就会对你厌倦了。”

“主子，听小李子公公说皇上似乎有意立你为后是吗？”

宁妃缓缓地伸指抵在唇上。“嘘，别说这么大声，皇上还不想让我知道，我们当作不知道就算了，皇上大概想给我们一个惊喜，谁要小李子公公嘴碎先说了。”

“不可能的！”元绷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声喝斥。

“什么不可能！”○铃愤怒地又想打元绷一记耳刮子，但元绷这会儿躲开了来，而且还了○铃一记。“主子，你看。”

“大胆，我的人你也敢动！”宁妃根本就是借题发挥，伸手替○铃还回去。

清脆的声响在屋内扬起，这记巴掌打得可响了，元绷只觉得眼前一阵晕眩，身子摇摇晃晃地站不稳。

“大小姐！”喜悦及时扶住元绷。

元绷拼命摇头。“没……没事，我没事。”

“也不搞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，只是妓女，居然连我的人都不敢动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“谁是妓女！”元绷忍住泪，气红了脸朝宁妃大吼。

“不是你是谁。”○铃啐了回去。

元绷再也忍不住了，伸手打了宁妃一巴掌。

为什么她得待在这儿忍受这些？既然绕且初要立宁妃为后，又为什么要动她，要和她说那些甜言蜜语、哄骗她的话？

或者她在绕且初的心底，就是那种只要几句甜言蜜语便能轻易骗到手的人！

宁妃一手覆着脸颊，一颗豆大的泪珠落下，她露出楚楚可怜的表情，哀愁地轻声哭诉：

“你竟然打我？！我是妃子，而你是什么？或许皇上是眷宠你没错，但你能在宫里为所欲为，一点礼仪都不顾吗？你不与我行礼就算了，竟然还出手打我，你以为我就不会向皇上告状吗？”

“要告状就告状，不要在我面前搬出皇上，我不怕他！要踢出宫就踢出宫，我也不希罕待在这儿，是他硬留我、囚我，否则我早就离开这儿远远的。”

一想到绕且初的女人何其多，而她竟要在这群数也数不清的女人堆里找出一条路，分得他一丁点的爱，她就恨！

为什么他非得来撩拨她不可，让她陷入这种难堪、受人欺侮的局面？

“难道你不爱皇上吗？愿意进宫成为皇上女人的，全都是因为爱皇上，你不是吗？”

元绷哑口无言。

他不爱他吗？

她便是因为爱他才会受伤那么深，为了他而大动肝火。

“既然不爱，就不要和我们抢皇上。”宁妃以丝绢擦拭眼角的泪。“我们进宫来，就没有出去的机会，一辈子只能待在皇宫里，和许多女人分享皇上，这辈子只要有一日能够与皇上同床共枕，就是很幸福的事了，宫里多得是一辈子都见不到皇上一面的女人。而你，既不是选秀会上选出的秀女，只是平民身份，你就比我们多了机会能独占丈夫，为什么还要进来和我们抢唯一的希望？”

元绌别过头去。“我没有想过要进来，我甚至没想过要拥有他。”她也是进宫后才知道他高高在上的身份的。

“难道你甚至没爱过朕？”绕且初不知何时悄悄地走了进来。

当他发现她并没有回答宁妃爱不爱他时，他的心酸涩疼痛得不得了，他甚至得忍着一口气才不致奔过去钳住她，要她好好回答。

“皇上！”宁妃惊讶地站起身行礼，手也不再覆在有个红色手掌印的脸颊上。

元绌也感到惊讶，但紧咬着唇不肯和他说话。

“你打了她？”

绕且初睇见宁妃脸颊上的红印子，随即严厉地瞪视元绌。

难道他没见到她脸颊上比宁妃更深的红印子吗？元绌难过地看着绕且初，看着他以疼惜的指背抚过宁妃的脸颊，轻声询问她疼不疼，痛不痛……

“难道你没见到我脸颊上也浮着掌印吗？”

绕且初斜睨了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你脸颊上那印子怎么来的？”

元绌冷笑。“多亏了你的妾，是她赏的。”

“她不向臣妾行礼，甚至忧言相向，○铃只不过多说了几句，她就像只要咬人的疯狗。”宁妃恶人先告状。

“朕知道了。”绕且初走向前去，狠下心赏了元绌一巴掌，打得元绌一愣一愣地。“她不是朕的妾，朕正打算立她为后，也就是朕的正室，而你，不是妾不是奴，就得守宫里的规矩，见了地位比你高的人就得行礼。”

元绌抚着脸颊，绕且初的这一巴掌，真的打进她的心了。

几天前他才因为宁妃动了喜悦而气愤不已，想直接找宁妃质问个清楚，今日却反常地打她一巴掌，甚至整个心都向着宁妃。

难道真的是伴君如伴虎吗？

“你打我？”

“既然进了宫就得守规矩，进荣没教你吗？”说完，绕且初走回宁妃身边，抚着她的脸颊，柔声问：“痛不痛？朕让太医拿点药来替你擦擦。”

“嗯。”宁妃哭丧着脸答道。

“既然你不想守宫里的规矩，看来朕还是把你送出宫好了，朕不想再见到你。”多无情的话。

元绌看见绕且初搂着宁妃的肩头，心疼地替她拭泪，却不分青红皂白的赏她一巴掌……她不能哭！

明明知道他说这番话便是不再留恋她，她也知道这一天会来临，但没想到竟是这么快，在她还来不及反应时，他便已厌倦了她，那么她还留在这儿做什么？

他曾经说过的，曾经这么哄着她的——

朕想得到你就是想得到你，朕不管你是否心有所属、是否恨朕，朕都有办法让你爱上朕！

难道你还不懂吗？我的心早就被你捉住了。

他甚至以严厉慎重的语气告诉她他在乎她——

绌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？！一个月不见，如今见了你，才知道自己是这么想念你。

元绌想起自己曾这么问过绕且初：在你心中，我算是什么？妃子、妻子，哪一种？

而他又是如何回答的？

妃子。

他回答妃子不是吗？但现在他对待她的方式竟然连个奴婢都不如！

你已是我的人，我自然不会与你计较这么多，但你毕竟已是宫廷中人，说话还是轻重多分晓。

你以为我会让你不见吗？除非是我不要你，否则你一辈子都难逃我的视线范围。

她心酸地想起他的话。

你早晚有一天会厌倦我的，到时我该何去何从？

那我会替你找个好婆家，替你办场风光光的婚宴。

如果哪一天你厌倦了，不要告诉我，只要将我送到最远的地方，让我看不到这儿，看不到你。

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离开我的身边半步，如果绑住你、囚住你才能将你留在我身边，你明白我是不会犹豫的。

原来他说的这些全是谎言、全是唬她的！

他厌倦了她。

元绀踉跄地后退数步。

“进荣！”绕且初严厉地唤人。

“奴才在。”

“将她送到城郊别业去，立刻！朕不想再见到她。”

绕且初抱着宁妃走到床边坐下，拿起桌上原本给喜悦擦脸颊的白瓷瓶，挖起一团透明的药膏，温柔地替宁妃擦拭。

“元姑娘。”进荣恭敬地站在元绀身旁。

元绀没想过自己的心会有碎了一地而捡不回来的时候，她也没想过自己千防万防，防止像元绀那样为爱心力交瘁，却败在绕且初手下，而且败得一塌糊涂。

元绀揪着手中的丝绢，现在只有丝绢能给她一点支撑，她只能以握丝绢的方式来控制自己。

“如果你这么快就对我失去兴趣，当初就不该来招惹我。如今得到了我的身体，却又弃如敝屣，我是人，我也会有心痛的时候，何以你认为你这般对待我，我不会心碎、不会心死！”

当初她坚持了老半天，到头来还是陷入，反而跌得更惨。元绀不知她颊上已沾满伤恸的泪水。

绕且初心头一震，冷然地睨着她。“朕的兴趣是在猎艳，而你不过是朕猎物清单中的其中一头小鹿，难道你真以为朕会为了你而改变什么吗？”

元绀闻言，全身无力地往下坠，幸而喜悦及时扶住她的身子。

如果在她面前以平民百姓的方式称呼自己，是你最能接受的方式，“我”可以答应你，从此私底下不再以“朕”称呼自己。

“大小姐！”

“不用住到什么城郊别业去，我有家可以回。”元绀拉着喜悦。“喜悦，咱们回去，这里永远都不可能适合我们。”

绕且初冷峻地唤住元绀。

“你以为朕会放任自己的女人流落在外，甚至为人妻吗？”

元绀回首，狠狠地瞪着他。“你究竟想证明什么？证明我是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吗？”

他那样的话摆明了是将她打入冷宫，只不过她不是宫廷内的人，所以他才不能将她锁进冷宫里，只好将她囚在城郊皇族别业里。

“朕只是想更确定曾临幸过的女人不会又跑去和别的男人成亲，不管朕还想要，被临幸过的女人就必须一生都不能嫁人。”绕且初缓缓道。“或许你是想朕送一块‘功在社稷’的匾额赏你？”

元绀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扑簌簌地狂泄，就像洪水一般无法可挡。

她看见宁妃得意的嘴脸，恨不得撕破那张虚假、伪怜的脸！

她闭上眼，不想再多看他们一眼，再度睁开眼时，她变得冷漠，在脸上瞧不出任何情绪。

天知道，她心痛得想死。

“皇上，你大可以安心地与宁妃厮守在一块，被囚困在别业里，我将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，不再见任何人，那么便不会有红杏出墙的机会。”

## 第08节

---

“主子，你这招可真绝，什么都不用做，皇上就自动将那平民贬到城郊别业去。”○铃兴奋地击掌。

如果宁妃娘娘可以坐上皇后的宝座，那她这一巴掌就没有白挨了。

宁妃以莲花指捏起一颗剥好皮的葡萄送进嘴里，吃得惬意。

“我是算准了皇上那时会来，才演那场戏。”宁妃摸摸脸颊。“那贱民那一巴掌打得我真疼，真是便宜了她。”

“主子，要不要○铃去太医那拿药膏？”

宁妃脸上浮现幸福的表情。“不用了，有皇上替我擦就好了。”

○铃点点头，但似乎又想到什么。“主子，皇上让她住到城郊别业去，虽说是在皇宫之外，但皇上喜好外出，主子不怕皇上又去找那女人吗？”

“有啥好怕？皇上都亲口说了要立我为后，我还怕那区区一名平民女子不成。”宁妃细想那天的事，甜蜜道：“何况，她要怎么与我为敌？身份地位都不及我，我只要轻轻一捏就捏死她了。”

不过那女人只要活着一天，她一日未登后位，还是不能太放心。

“○铃，去请老爷进宫一趟，说我有要紧事与他商讨，要他速至。”

“是。”

☆

☆

☆

绕且初站在窗前，视线、灵魂飘荡。

进荣走进房里，安静地将托盘放在桌上，顺手舀了一碗汤。

“皇上，奴才替您准备了燕窝银耳汤。”

“先搁着吧。”

“皇上。”

自从那天送走了元姑娘，皇上便没再笑过，变得沉默寡言，时常一个人站在窗边向外眺望。

“皇上，不知道元姑娘过得如何？”进荣有意摊开话题。

绕且初心房猛然一震，两手紧紧钳握，直到指头泛起苍白的颜色。他依稀记得那日她决裂的容颜，对他的失望与冷然。

明知道那样的方式非常危险，几乎将她逼至崩溃边缘，甚至将她从他身边一辈子扯离，但为了她好，他无可避免地运用这么不堪，甚至卑鄙的手段，迫使她离开。

固执坚强的她，在他面前毫不保留地恸哭，泪水不仅洗过她悲伤的容颜，也侵袭着他的心，天可怜见，他心痛得想拿把匕首狠狠刺进自己身体里，来冲刷掉她为他带来的伤痛。

那一巴掌，不仅打得他手心麻辣烈痛，也打得他的心好沉重，差点将呼吸整个抽离。

知道这样的作法，纵使将来做再多的解释，她也不见得会相信，不见得会见他一面，但这却是保护她的唯一方法，让她免于遭遇不测的保命良方。

“进荣……”

“奴才在。”

现下，只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。

“她……过得好吗？”他明白进荣对一切都很清楚，也明白进荣这奴才有多忠心，他必定也差人去打听元绡在城郊别业的一切。

“皇上，元姑娘……不好。”

绕且初立即回头，焦急、害怕、担心的神情在脸上化开。

她不好……

“皇上，元姑娘成天将自己关在房里，差人送进房里的膳食连动都没动地被喜悦送了出来。元姑娘不见任何人，仅留喜悦在房里伺候。据喜悦说，元姑娘整个人像是脱了一层肉般，荏弱得仿佛轻轻一推便会昏厥过去。”

绕且初愤怒地吼道：“为什么不强迫她进食？为什么纵容她将膳食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？”为什么她不见人……

皇上，你大可以安心地与宁妃厮守在一块，被囚困在别业里，我将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，不再见任何人，那么便不会有红杏出墙的机会。

“元姑娘固执得像头发发了狂让人无法绊住的母狮，就连元姑娘的贴身丫环喜悦都没办法哄她入食，外人更没法让她吃下一丝一毫的食物。”

绕且初跌坐雕椅上，拢聚眉头。

他扶着额际揉捏。“进荣，难道朕真的做错了吗？”空洞且充满自责的嗓音，让进荣听了不免心酸。

“元姑娘终会明白皇上的苦心的。”连他这外人都明白皇上为何会做得这么绝，甚至让自己没有回头的机会，元姑娘怎会看不出？

“她真能明白吗？”若真能明白，就不会以绝食来抗议他的无情。

“皇上，您真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元姑娘个性刚直，若有意拗折，很有可能反被扑打。”

“在一切未能确定时，这是暂且的。”

“皇上，如果时日拖得更久，恐怕想让元姑娘再回到您身边，会更加困难。”

“朕明白。”

他当然明白，只要这事一日不解决，他就无法眼睁睁看着她随时有可能身陷危境，还将她接回宫里来。

将她遣至宫外，是想让她过几天安稳的日子，让她远离危险，或许他的做法绝了点，但不这么做，他根本找不出办法顺利地将她运出宫外。

进荣将玛瑙碗推到绕且初面前，香甜的燕窝银耳味扑鼻。

“皇上，这几日您也没吃什么，这碗燕窝银耳汤掺了莲子，滋补养身，趁热喝了吧。”。绕且初拿起汤匙，犹豫了一会儿仍旧是放下。

“朕吃不下。”

进荣摇摇头，只好将碗收到托盘上。

他再也待不下了！他必须去看一眼。

“进荣，朕要微服出宫。”

“皇上，若进荣没猜错，皇上是要到别业去？”

“朕必须去看看，哪怕是一眼，朕也得图个安心。”

他害怕失去……

☆

☆

☆

琉璃瓦覆屋顶，玛瑙色赤柱抵着整座屋檐，高三阶的建筑外头零星地站着几名侍卫。

皇族别业，占地甚广，内有密林、花园、假山流水数座，最适合长住、养病。

微微火光在窗内闪动，娇弱的人影透过窗缝隐隐约约的浮现，绕且初眷恋地搜寻那抹熟悉的身影，随着走动、忽明忽暗而惊喜、失望。

打着瞌睡的侍卫警觉到有人走近，执笔枪的手打横，才要惊喊，便被进荣捂住嘴。

“闭嘴。”

就算是再没知识的人也知道这声音是皇上身边大红牌进荣的声音，侍卫点点头，进荣才松开手。

“荣公公……”侍卫小声地问安。

“闪了、闪了，这儿有我在，先闪了，省得打扰到皇上与元姑娘。”进荣不耐烦地挥挥手，侍卫便安安静静地离开。

进荣见闲杂人等乖乖闪人，他便走到绕且初身旁。

“皇上，要进去见元姑娘吗？”

一句见不见面，却让他心跳加速，宛若毛头小子。

“还是不要让她知道朕来了。”

他只要静静地躲在暗处见她是否安好就够了，剩下的，就等一切事情结束后再来叙。

绕且初走到角落，透过窗缝往里头看——

瘦了一圈的元绉正在绣衣服，凹陷的脸颊让绕且初看了怜惜不已。

“大小姐，你已绣了一整天了，是不是该停停，休息了？”坐在旁边的喜悦倒杯热茶递到元绉面前。“大小姐，喝口热茶吧，这是桂花茶，是荣公公特地让人送来的。”

元绉手中的动作停顿了一会儿，眼神似乎飘到远处去，随即又像若无其事般继续工作。

“大小姐。”

“把它拿去倒了吧，我不想喝桂花茶。”

“大小姐？”

“以后凡是来自宫里的东西，全都不准收，咱们有手有脚，生活费可以自个儿挣，不需要接受别人的施舍。”

多么绝情的话。绕且初听得一清二楚，眼眶不禁热了起来，双唇紧抿着。

她恨他。

他知道她恨他，否则不会这么明白拒绝从宫里他让进荣送来的东西。

她不愿与他再有关系，情愿自给自足，甚至以绣品来赚取往后生活的费用，也不愿收他的一分一毫。

“大小姐，你这又是何苦！”

喜悦想着等会儿那壶上等桂花茶就要被倒掉，心里不免有点心疼。

“以往的就当是个教训，往后咱们就要相依为命……或者你想离开也没关系。”她可以自

己活，为了自己而活！

她不愿因为他心里再起任何涟漪，也不允许自己再对他产生任何反应。

他的无情、薄幸，她算是看清，也晓得自己在他的心目中地位何等渺小，她根本是在与后宫的女人争宠。

元绡摇摇头苦笑。不会了，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，她根本不会对他动情。

喜悦红了眼眶。“谁说我要走了？我怎么可能离开大小姐？大小姐去哪儿，喜悦就去哪儿！”

“喜悦……”

“反正待在这儿，有个避风躲雨的地方，总好过流落在外。”喜悦吸吸鼻子，手摩挲着鼻尖。

元绡微微一笑。

心都敛紧了，笑容怎有可能还有朝气、还能灿烂？

元绡那令人心疼的浅笑绕且初看得一清二楚，他恨不得立即冲进屋里，将她纳入怀中，向她述说一切，说明自己为何会这么对待她，让她明白他不是不爱她，他对她永远都是真的！

“喜悦。”

“大小姐，你别再说了，皇上可以绝情，但喜悦跟着大小姐的时间不算短，喜悦绝对不会像皇上那样的。”喜悦想到那天的情形，也不禁感到愤怒。

进荣不停摇头。

该死的丫头，竟然在背后说皇上的坏话，哪天不把她舌头夹断才怪，省得她乱说话，破坏皇上的形象。

“皇上……”进荣小声说话。

绕且初看了最后一眼，便离开窗边走向小径。

“皇上。”进荣追在后头。

“进荣，朕交代你的事速度要再加快些。”

“是。”

☆

☆

☆

这天夜里，外头的风似乎产生了诡谲的变化，令人恐惧、惊惶，就连鸟兽都躲了起来，狗却不停地引颈叫嚣。

“外头的狗叫个不停，真想把它们阉了。”喜悦好奇地靠向窗口往外望，只能看到黑压压的一片，她又失望地转回房内。“大小姐，好吵对不对？”

元绡浅笑，手拿着针在头上摩擦几下，让绣针更亮、更尖。

“你就是心不静，所以才会觉得吵。”

喜悦在雕椅上坐下。“可是之前那些狗叫都没叫过，活像哑巴狗，今儿却吠个不停，像鸡一样吵人，让人觉得害怕嘛。”

“有什么好怕的。”

喜悦噘着嘴，怯怯地低下头，拿着剪子将多余的线头剪断。

安静不了多久，喜悦又开口道：“大小姐，你看咱们要不要回绣房去看看？”

元绡放下手中的布，沉吟一会儿，忽而淡道：“回去……回去只会让小丫头她们担心而已。”

她还能回去吗？回去见到一伙人同情的眼神，只会让她更难过而已。

元绡又开始刺绣。

“大小姐？”

“别再提回去了，记得吗？我已经决定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。”

“大小姐！”喜悦气极了。“你干嘛遵守对皇上的承诺？他都可以仗着自己的身份对你无情无义了，你干嘛怕他？”大小姐不知在想什么！

“我不是怕他，谁说我怕他！但他说得没错，自古君王的女人就是不能再嫁，不管有没有献出肌肤相亲之夜，在名义上就是君王的女人。就算君王真不介意自己的女人嫁给别的男人，但有哪个男人在听见这个女人曾是君王的女人时还敢娶的？”

“大小姐，你愿守在这儿，是对皇上的承诺，对自古定律的遵从，还是等着皇上到来？”

“别揭我疮疤。”元绡怒骂。“对于他，我已经死心了。在这儿不好吗？冬暖夏凉。”

冬暖夏凉？大小姐脑子烧坏了！待在这儿不会是冬暖夏凉，只会冬冷夏暖而已！

喜悦拿起桌上的扇子不停扇风。

“好热！大小姐，你不说我还会不会记起现在的气候，你一提就让我想到现在正值大热天。”

“我说你心不静，除了外头的声音听来特别嘈杂外，就连气候都会来招惹你。”

喜悦不高兴地努努嘴。

好嘛，那就当她心不定算了。

喜悦继续手边的工作，可是爱讲话就是爱讲话，她的嘴巴停不了多久。

“大小姐，这些绣品做完，明几个就能让我拿到城里的锦花绣店去寄卖了。”

她们现在可得靠着卖绣品来过活，谁教大小姐要扮清高嘛，明明想着皇上、爱着皇上，没法忘了皇上，但就是死鸭子嘴硬，活该她们要做苦工卖绣品来生活。

喜悦对绕且初有太多不满，在心里已经不知嘟嘟囔囔骂了多久。

“对了，喜悦。”元绡从腰带里拿出一只香包。“这是你的吧？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掉在我房里了。”

喜悦左看右看，不停摇头。

“不是，我从没有过这么别致的香包，这不是我的。”

“不是你的？”元绡皱眉。“还记得前些时候还没进宫时，我不是到染布房去帮忙，结果弄得全身上下都湿透了的那次吗？是那天我在房里捡到的。如果不是你的，那会是谁的？”

喜悦接过香包仔细看，眼睛突然一亮。

“咦？”

这香包上的图样好熟悉喔！

“想起来了吗？”

“这香包确实不是喜悦的啦，不过这上头绣的图样，喜悦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只是一时记不起来。”

“不是你的……那会是谁的？”元绡拿起香包观察，然后又凑近鼻前闻，香包上还留有一丁点芙蓉以及淡淡的茶香。“这什么茶香？好特别。”好似菊花瓣的味道。

“可是能用上黄色的，似乎……应该是皇族的人吧？”

喜悦的疑虑惊醒了元绡。

皇族……不可能的！

“咱们又不认识皇族的人，哪会……”元绡尴尬一笑。

“大小姐，咱们真的不认识皇族的人吗？”

元绡敛住笑容，眼底深处的痛苦渐渐罩上眼睛，她以手捂住脸。

为什么还是没法忘了他？明知道他无情，却无法忘却，他的身影已深深烙在她心口上，是一道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伤痕。

“大小姐……”她真是该死，干嘛要提醒啊！真是个白痴！

喜悦不知该如何安慰元绡，整个人看来困窘不已。

“喜悦，你说我是不是笨蛋，竟然到现在心里仍然有他的存在，不管他是怎样的人，不管他说了多少欺负人的话，我还是无法忘了他，我是不是像个笨蛋一样？”

“大小姐，真正的笨蛋不是你，是皇上，是那个混蛋皇上！”喜悦也气极了。

对呀，她被宁妃用计打得脸肿得像猪头，大小姐也被宁妃骂是妓女，还被赏耳刮子，皇上竟一心偏袒宁妃，甚至为了宁妃而打了大小姐一巴掌，真是让人生气。

混蛋皇帝！

色鬼皇帝！

“我希望皇上最好早点瞧清楚宁妃的真面目，让他知道自己有多愚蠢，竟然被美色蒙蔽！”

突然，房门被人奋力撞开。

屋内唯一的光线来自于桌上那盏油灯，此刻也被人吹熄，所有一切都是这么快速，让人措手不及，元绡与喜悦尖叫声不断。

元绡拉着喜悦躲到床柱后的小夹缝里。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但她直觉情况不对劲。

这个别业，除了她与喜悦外，就只剩煮饭的老嬷嬷和一些侍卫，为什么会有人闯进来？

“大——唔——”

元绡急忙捂住喜悦的嘴，不让她发出任何声响。

房内有几个人走动的声音，突然有人走到床侧拔出剑，元绡与喜悦呼吸一窒，大气都不敢喘一声。

窗外月光的光芒正好映上剑面，反应出来者脸上都蒙上一层黑布，眼神冷血锐利地注视着床，几个人以眼神示意后，高举手中的剑，狠狠往床上刺下——

啪滋！

点火纸卷燃了起来，瞬间照亮房内的一切，元绡终于看清楚房内发生了什么事——

一大群禁卫兵手握兵器，一径指向靠床这头的蒙面刺客，刺客们对眼前忽然亮起的光线与情况吓着，纷纷扬剑备战。

“还不放下手中武器！”

绕且初的声音直击元绡脆弱的耳膜，她心头一紧，几乎快要无法呼吸，揪着胸前衣襟不放。

“不用多废话，杀出一条血路再说！”靠床这头的刺客大声一呼，扬剑的手不停挥舞，想在众多禁卫兵中杀出生路。

其他刺客见状无法再多想什么，只能随着首领与禁卫兵开打，两队人马逐渐移向房外。

“元绡。”绕且初站在元绡面前，柔情地看着发愣的她，微笑地朝她伸出手。“没事吧？”

元绡似乎未察觉自己眼眶已包不住狂奔的泪水，早已润湿了整张脸。

她将视线调离他，缓缓地躲开他的邀请走出夹缝。

绕且初对元绡的视而不见感到心痛，但他却陪着笑脸走到她身旁。

“应该没受到惊吓才是……有吗？”

喜悦看见绕且初，眉头不禁深锁，有些不屑地绕过他走到元绡身旁。

纵使他是皇帝，也不应该对一个女人呼之即来、挥之即去。

她才不怕他！

“你跟我出来。”进荣皱起眉头瞪着喜悦。

“干嘛和你出去？”

“你！叫你出来还和我啰嗦什么！”进荣硬拉着喜悦往房外走。

喜悦气极了不停挣扎，甚至开骂，“你拉着我做什么？我要保护我家大小姐不让人欺负……啊！你做什么？”

喜悦尖叫一声，整个人被进荣扛上肩。

“给我安静点！”用扛的比較快。

“你这个死太监……”

---

## 第09节

---

“还在气我吗？”

元绡原想握着绣布来支撑自己脆弱的意志，没想到滴落的泪水聚集在拳头上，反而泄漏了自己的脆弱。

“元绡……”

元绡躲开绕且初朝她伸来的手，走到窗边，宁愿看着窗外也不愿看绕且初一眼。

“不要做出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”

“我从来不曾后悔什么，唯一后悔的便是认识皇上，被皇上相中。”她冷冷地开口，一句句尊贵的皇上，硬生生将两人的距离拉开。

绕且初握拳压抑。“我是逼不得已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逼不得已，只有愿不愿意，皇上没有被逼，只是心甘情愿护着宁妃、爱着宁妃而已。”每每思及那幕令人心酸的画面，她就无法克制的想大声哭泣。

“你心里清楚我爱的是谁！”

隐在身前的小手紧握，在绕且初见不着的情况下。“我不清楚。皇上想爱谁就爱谁，我只是一名平凡女子，没有立场管皇上的心飞向哪处、归于何地。”

绕且初奔至元绡身后，扳过她的身子让她面向他。

“你明明知道我的心里只容得下你……”他的声音被压抑在喉头处，显得沙哑低沉。

“爱我？那一巴掌，我永远记得。”

元绡凄楚的神情令他心碎。

“我真的伤你很深是不是？”

为什么到这时候他还要来骗她的心，还要来戏耍她？

点点滴滴心头泪，枕上潜垂梦断肠。

她不想再听他说话，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让她断肠的祸首。

元绡推开绕且初奔往庭院，绕且初见状跟着追了出去。

深夜微风轻吹，柳枝摇曳，元绡喘息地趴在比人还高的大石上憩息，脸上的泪水被风一吹不但没有干涸，反而比花更惹人怜。

听见树枝被踩断的声响，她高声喝道：“不要过来！”

“元绡……”

“我只是皇上猎物清单中一头小鹿，皇上何苦相逼，放小鹿一条生路吧。”

绕且初扳过元绡的身子，钳制她拼命挣扎的娇躯，覆住她比先前更加瘦弱的手腕，将她的手反拗在身后，再以巨大壮硕的身体将她压向大石。两具身軀紧贴，欲望与欲望，唇对唇……

天，他多想念她美丽的唇瓣！

绕且初搜寻她不停闪躲的唇瓣，以身体上的优势控制她，在瞬间噙住所有。

“唔——”元绡已没有躲避的余地，后路全被绕且初给阻断，挣扎到最后，她已没有多余的力气抵抗，在喘息的刹那又被他侵略，她已经不想再闪躲了。

感觉到她慢慢安静下来，身体缓缓软化，他才终于结束这一吻，放开她。

他抬起头，看她眉头微蹙，一脸悲怆的神情。

“那日所言，全是说给宁妃一人听的，在我心中，唯一能坐上后位的只有你，那一巴掌打在你脸颊上，却是痛在我心上。”他以指背爱怜地抚过那日印着他掌印的脸颊。

她眼眶含泪却不认输。“我不希罕。”

他心一震，扯出一抹难看的笑。

“不可能，任何人都想坐上后位，我将后位空下，为的就是你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，您还想颁块‘功在社稷’的匾额给我。”她戚然一笑。“皇上觉得如何？我这身子您还满意吗？什么时候匾额会送到我手上？”

“元绡。”他严厉地看着她。

“不要碰我！”她厉声制止他想触摸她的举动。“那日所发生的一切我不会忘，就如同宁妃说的，我在宫内既不是丫环也不是妃更不是嫔，我只是妓女。”

“她那样说你？！”绕且初气极了。

她大笑，笑到眼角再度滑泪。

“皇上那一巴掌已打碎了我的心，如同皇上所言，我既不是妾也不是奴，见到地位比我高的人就得行礼——”话没说完，元绡便屈膝跪下，那力道、膝盖撞击石板地的声音听了令人心碎。

绕且初咬紧牙关。见她这样，他全身都因心慌而微微颤抖，整个人都快没了灵魂，她悲戚的容颜令他心痛。

“如果哪一天你厌倦了，不要告诉我，只要将我送到最远的地方，让我看不到这儿，看不到你……这是我曾告诉皇上的，皇上将我送到别业来，便是倦了我，何以今日又来招惹？还是皇上只是想再与元绡温存，所以才来？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所有的一切……”他深吸口气，平稳激动的情绪。“所有的一切始于发现宁妃欲对你不利，那日我会当着宁妃的面打你耳光，说那些混帐话，完全是要降低宁妃对你的敌意，让她对你放下戒心。今夜那些刺客便是她与她父亲一手策划，目的是要除掉你。”

还在说谎话骗她！元绡别过头去。

“她一心想登上后位母仪天下，而你在我心中的分量对她来说是最大的阻碍，所以她非除掉你不可，否则她何以在先前就布下陷阱，拿喜悦开刀？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”她又哭了。

什么时候自己变得这么脆弱，动不动就哭哭啼啼，就算他不厌倦，她也会厌倦她自己。

“元绡，你心里明明清楚得很，如果不爱你，为何要千方百计，甚至以你最不屑的方式将你召进宫？明知道你进宫在其他妃子眼中就是一根利刺，她们非除不可，但我仍旧放平你，甚至冒险让你进宫，因为我无法一天没看到你。”

元绡不答话，看着前方，眼眶内的水珠已然停止澎湃，此时此刻是绕且初最担心的。

他静静地等待着。

半晌，元绡终于开口了，“弃置今何道，当时且自亲。还将旧时意，怜取眼前人。”

☆

☆

☆

“阮永年！”绕且初用力地拍打案桌，将所有的怒气发泄在阮永年身上。

阮永年老朽的身子不停颤抖。“皇……皇上……”

绕且初一想起阮永年与宁妃一心想取元绡的命，整个火气都上来了。

“你身为一品文官，竟然想草菅人命，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，却想置他人于死地，你要朕怎么办你！”

如果他没有料到行刺的日子与时辰，没有派进荣将宁妃所有计划打听清楚，说不定这时他就再也见不到元绡，再见即是在棺木之内！

“皇上饶命！”

阮永年拼命磕头求饶，每一下都是重重地击往石地，直到鲜红血液沾染了石板地，他仍旧没有停止动作。

绕且初咬牙。“就算斩你九族，都无法消朕心头之恨！”

“皇上开恩、皇上饶命！”

“最毒妇人心，你竟放任你的女儿无法无天！”绕且初再也不想看到阮永年。“来人啊！将阮永年推到午门即刻斩首，命刑部官员奉朕的旨意，抄了阮永年全家，一个活口都不许留！”

“皇上——”阮永年被禁卫兵架了起来，眼泪鼻涕齐发。

“皇上！”宁妃此刻已顾不得礼仪，冲进大殿。

“你还来做什么！来人，将宁妃也拿下！”

“皇上，请饶了臣妾的爹，他已年迈，所有事情皆是臣妾一人策划，和臣妾的爹无关。”

“你以为朕不会办你吗？”

宁妃不停地哭泣。“臣妾罪有应得，死不足惜，但恳请皇上让臣妾将龙子生下，臣妾自当以死谢罪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

“臣妾……臣妾肚中已孕有一胎儿。”

绕且初整个人怔忡，随即眯起深邃双眼。

“进荣，传太医！”

太医很快地被传唤进来，奉命替宁妃把脉。

“启禀皇上，宁妃肚中确已有一胎儿正成形中。”

绕且初挫败地握拳。

这是他的孩子吗？

他不能让他孩子的娘是这样的女人，往后孩子长大了，若知道自己的身世，那对孩子会是多大的伤害！

亲生母亲被父亲赐死，孩子会怎么想？往后元绡该如何教育这孩子？这孩子又会怎样看待元绡？

绕且初在思索的过程中，完全是站在元绡的立场，他不想元绡以后难做人，纵使她现在不原谅他，但不保证一辈子都不原谅。

绕且初闭上眼。他必须忍痛……

再睁开眼时，他无意间看见宁妃那张带着冷笑的脸，虽然一闪而逝，却被他轻易地捉住，他愤怒得想亲手掐死她。

“该死！”绕且初一句话便让满朝文武百官害怕的跪下。

宁妃错愕地收起冷笑，佯装可怜。糟糕，不会被皇上瞧见了把？

“太医，朕要你测怀胎日子。”

“皇……皇上……”宁妃闻言错愕，随即惊恐地往后退。

不！不能让人知道这孩子的正确月数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皇上的！

不！不行——

绕且初眼看太医抓不到宁妃的手腕，厉声喝斥侍卫架住宁妃。

“不——”宁妃不停挣扎。

太医在仔细把脉后，转而面向绕且初。“启禀皇上，宁妃腹中胎儿已有一个月。”

“进荣，将降霖簿拿来对照。”若他没记错，早在三个月前他便不再宣她侍寝，何以她会

有孕一个月？

进荣翻开红色簿子几页，随即脸色铁青地回道：“回皇上，最近一次临幸宁妃是在端月岁德日。”

“胡说！”宁妃大喊。

绕且初冰寒着脸，眯起闪着危险讯号的眼看着宁妃。“朕有多久没临幸你，心里有数，就算没有对照降霖簿，朕也记得很清楚！”

“皇上，太医说谎！”

太医连忙跪下。“皇上，臣所说属实，宁妃确已怀有身孕一个月。”

绕且初看着宁妃。“你还想狡辩！”

“皇上——”

“将宁妃及阮永年拿下，午门即时斩首！”

## 第10节

---

一场审判终结，绕且初无力地靠着窗台眺望远方。

曾几何时，这样的动作已变成他每日必做的。

站在这儿，遥远的那方是别业，虽在千里之外，但他总觉得能够与元绡相望，纵然是他多情，但他多希望梦能够成真。

那一巴掌打碎了她的心，也震坏了他的，为了让她脱离险境，他毅然决然地、毫不考虑地甩了那巴掌，也撂下了那样的话。

他能理解她恨他的心，因为那些话是那么伤人，但他却无法了解他的用心，为了她，他做了多少与身份不合的事——

当个登徒子抚摸她水嫩的脸颊、做个个性轻浮的公子哥，目的在多亲近她，也爱看她娇嗔发怒的美样。

他甚至放下帝王的身段，因为她介意，所以他不自称“朕”，而称“我”。

知道宁妃的心眼，也掌握了宁妃教训喜悦的证据，他更演了那场薄幸郎君的戏码，没想到他真演得那么出色，彻彻底底伤了她，令她现在连见都不想见他一面，甚至丢给他一首——

弃置令何道，当时且自亲。

还将旧时意，怜取眼前人。

（我的情我的心，任你毫不怜惜地弃置，现在见了面又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们之间曾有过极深的情感，如今都已烟消云散，云淡风轻，假如你想与我叙旧是为了对往日的无法忘怀，那请你将这份感情留给你此刻的人生伴侣吧。）

绕且初满心满眼都因解读这首诗而伤恸。

说得多么决绝，让他怎么咀嚼怎么心痛。

“皇上。”进荣看见皇上变成这样，也不觉心疼起来。

“进荣，难道朕真的就这样失去她？朕不甘心！”为何他真正想要的女人却得不到？

“皇上，元姑娘会明了的。事实上，奴才以为元姑娘如果不爱皇上，就不会因皇上那席话而伤心。”

绕且初怔忡。“你是说，她也爱着朕？”

“元姑娘的伤心源自于宁妃，还有那日皇上那席话。奴才曾问过喜悦，喜悦说元姑娘在独处时，时常站在窗边遥望，而那方向，正是皇宫的方向。”

绕且初急切地抓着进荣追问：“真的？喜悦真这么同你说？”

“奴才不敢欺瞒皇上。”

“但为何她要抛下那首诗给朕？”绕且初恍然大悟，“朕清楚了！”

还将旧时意……

如果他想与她叙，并不是看在往日情，而是想与她从头开始，那么他是否就能站在她面前了？



“大姊。”元绫拉着元缙的衣袖撒娇。

“别拉我，我不想见他。”

“大姊，他是皇上哪！”天哪，那她不就是皇姨子？是吗？是这样称呼的吗？哎呀，不管，反正她的身份不一样了！

“大姊！”不知何时，元缙也奔了进来，气喘吁吁地道：“那……那个……那个外面……”

“好大的阵仗是吧。”元绫笑呵呵地调侃。

元缙坐向雕花椅，倒了杯茶水润喉，打定主意不理睬元绫与元缙两个妹妹在她耳边多说什么。

虽然她已经原谅他，但总觉得心里有个疙瘩在，不知该怎么除掉。

“大姊，你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儿品茗！”元绫一副快晕倒的模样。“当今皇上就在正厅等候，你再不出去，外头的人会怎么想？我们不多招待，还让君王等候，会砍头的耶！”

“那就砍头。”

“大姊！”

元缙捂着耳朵。“你们让我好好静静行吗？”

元绫与元缙愣住，第一次见到她们亲爱的大姊忘了形象地大吼大叫。

“今日我累了，不想见客，如果是来订绣品的，就请他留下姓名和联络方式，改日我会请爹拜访。”

元绫不解。“可是……可是爹失踪了，怎么请爹去拜访皇上……”她连忙住口。

大姊的意思是，想教她见他，再等等叩，因为找到爹爹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……

当下就是拒绝见皇上就是了，请爹去拜访只是推托之词。

啧啧，大姊好大的架子！

“大姊，我不管你了，当人家放下身段亲自上门找你时，你却是端着那么大的架子。别忘了，你是为了什么进宫的，你现在的身份是皇上的妃子。”元缙正经地剖析，然后拉着元绫掉头就走。

“你干嘛拉着我？”

☆

☆

☆

趴在桌面上，元缙陷入沉思，门嘎啦一声被推开，熟悉的香味狂妄地窜进她的鼻腔，她一惊连忙抬——

“不是说了不见客，你还来做什么？”她忽然想到，严厉地责问：“是谁放你进来的？”

绕且初俊挺的身影不停往前移近，而元缙的身子则不停地后移，臀一半已落在椅子外，差点就要跌下椅子，幸好绕且初及时捞住她的身子，更顺势往自个儿怀里送。

“你……你放手！”

她脸红地挣扎，但微挺的胸脯却不客气地摩挲他的胸膛，恶意地挑战他的感官极限。

他将脸埋入她的颈肩之中，为了她而深深叹息。

“元缙，请你接纳我，我真的好累，好累……”

她被他声音里疲惫的音调吓坏了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为什么爱一个人要这么难？为什么我不能拥有自己爱的人，而必须碍着皇帝的尊贵身份而失去一切？你教教我，教教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好累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她怕了他这种要死不活的嗓音，扳起他的头。“去爱你爱的人啊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！”笨蛋！

“但是我说过的一些话却伤了那人的心，该怎么办？”

绕且初皮皮的意有所指，确实让元缙脸红了大半。

“我……我怎么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，你知道的，告诉我该怎么办？”绕且初将额头抵在元缙的额上，温柔地看着她。“还将旧时意，假若你想与我叙旧是为了对往日的无法忘怀。如果我说，不是为了再叙旧时意才来找你，而是为了新时情而找你，你会接纳我吗？”

元缙低着头。

“元缙……”绕且初抱紧她，害怕她会从他怀中消失，害怕她不原谅他，害怕……

原本视恐惧为无物的他，从认识她之后，却变得只要与她有关的事，便感到害怕。

“你知道我无法摆脱天生的地位与责任，国家社稷让我无法潇洒地丢弃，我必须为了全国人民着想。如果抛弃这个位置就能得到你，我会毫不考虑地去做，但你知道我不能，你也不会看着我抛弃我的子民于不顾。”

元绡吸吸鼻子，声音哽咽而细碎，“我不会。”

“那么，请你成全我，让我能够同时拥有你与天赋的责任。”

元绡抬头看着他，缓缓地流下眼泪。

绕且初以指背拭去她脸上的泪痕。“别哭，你这一哭，我的心又被揪疼了。”

元绡偏头安稳地躺在他肩窝处，手自然地揪着他衣襟上的金丝盘扣。

这味道……他身上有股菊花瓣的香味。

香味对她们这些在绣房里工作的绣女来说是非常容易分辨的，况且绣房里的绣线又带了点独特调制的香味，所以她很容易便在他身上找到与香包相同的气味。

在她的分析之下，她找出了那只香包最有可能的拥有人。

“黄色除了皇族之人能用外，平民是否不能用？”

绕且初好奇她为何会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“是的，除非是受封赐予黄袍，否则皇族以外的平民是不能用黄色制衣……为什么突然这样问？”

“那么在布上绣着龙凤呈祥呢？”

“是皇族专用。”

“闻闻我身上有着什么香味，熟不熟悉？”

绕且初偏头在元绡肩窝找寻香味。

“好香……不过味道很熟悉。”这是什么香味？感觉好熟悉，他似乎常常闻到。

元绡从腰带里拿出一只黄色香包，香包上头绣着龙凤呈祥。

“熟悉吗？”

绕且初摸摸自己腰际，然后惊讶地拿回元绡手中的香包。

“你在哪儿找到的？”

“是你的？”

“这是我的，是我奶娘亲手绣制给我的，怎会在你这儿？”他何时弄丢的？

元绡突然赏了绕且初一巴掌，暗暗在心里大笑。

总算是将那天他打的那一巴掌讨回来了！

“为什么打我？”绕且初抚着脸颊，哀怨道。长这么大还没人敢动手打他！

“说，那天你偷偷摸摸进我房间，有没有看到什么不该看的？”

她一想到那天她在后头的梳洗房脱光衣衫换衣，有可能被他看光，她……她……元绡脸颊红透了。

“哪天？”绕且初审视着手中的香包，像是握着稀世珍宝般。

“你给我好好想想！就是你约我到十里亭的那天！”

绕且初扬起坏坏的笑。“你说那天啊，嗯……好像……有吧。”

元绡倒抽口气。“这么说是全看见了？”

这问题似乎对绕且初来说非常地难回答，只见他皱紧眉头。

“全看见……似乎也没有，不过看到了你那对饱满白皙的樱花胸脯、匀称浑圆的臀、修长的腿，就这样而已，最重要的地方我还来不及看个清楚。”

“不要脸！”元绡反手又想给他一巴掌，绕且初手快地挡下。

“不过最后，在我的宫里、我的龙床之上，你的裸裎还有密处，我倒是清楚记得，多甜蜜呀！”绕且初在叙述、赞叹之间，手指悄悄地解开元绡衣襟上的盘扣，露出里头白色的抹胸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元绡揪紧敞开的衣襟。

绕且初一把拦腰抱起她，将她丢到炕上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脱去自己身上的龙袍。

“温存一下吧，我的龙女。”

“谁……谁是你……”

她的话语被他封住，他以先天的男性优势欺压在她之上，推开她已开敞的衣衫，手伸进抹胸内，捧住柔美的浑圆，手指钳住上头早已饱满的娇艳蓓蕾，让它们蜜意满掌。

“不……唔——”

她还想以薄弱的力量抗拒，无疑是以卵击石，他的力这是多么强硬啊，为了品尝，他可以

强行拗折眼前这朵为他绽放的雏菊。

慢揉捻然之中，她的身心早已为他准备妥当，只等着他尝味儿。

在他温柔带点急切的恣揉中，她早已一丝不挂，而他也因数月的隐忍不耐等候，一举推入她体内。

“呃——”

她倒抽口气，平放在他胸膛上的手，随着他的推进、撤退而紧握、放松。

会儿在他的撤回中放松。

绕且初空出一手拉下床帘，遮去了床第之间的情欲。他为了必须空出这只手拉下帘子而颇不高兴，随即以极快的速度与她相拥登上高峰。

“且初……慢……”她快受不住他狂野的索求，他好像要不够似地一再要她付出。

那令她全身痉挛的撞击，让她脑子一片空白，甚至无法接受如此狂妄的需索。

“不要……慢点……”她弓身迎向他以减少体内的冲击。

他无法控制自己！

他剧烈喘息，却无法停止下身的律动，直击最深处。

突然一阵痉挛令她想并拢开敞的双膝，却因他的身体阻挡其中，只能紧夹住他，她再度弓起身子抱住他。

“放过我……”

“答应我……回……回到我身边，否则我不放过你！”他必须忍着一切，才能顺利开口。

“我……我答应你……”多么羞耻啊。她竟然败在情欲之下。

绕且初没有依言放过元绡，反而更加卖力冲刺，深深地与她合而为一。

☆

☆

☆

登上后位，统御后宫，一人之下、所有女人之上，元绡的性命便不再有危险，没人敢动皇后一根寒毛，尤其当今皇上对皇后的疼爱，更让其他嫔妃只能极尽所能地百般讨好。

元绡登上后位，并没有停止绣江南纱绣，反而在闲暇、绕且初不找她“麻烦”时，她还会做几件衣衫。

“吃颗葡萄。”绕且初塞了颗葡萄进元绡嘴里。

坐在绕且初的腿上，元绡显然非常习惯，似乎她常常这么做……不，是绕且初常常将她抱到大腿上来坐。

“这衣衫好不好看？”元绡嚼着葡萄，扬起手中的衣衫。

“你已经给我做太多衣衫了。”

“谁说这是给你的！”

“不是给我的？”绕且初皱眉气愤道。

“不是。”元绡又低头绣着衣衫上的图形。

绕且初霸道地拿走衣衫，质问道：“说，这是给哪个嫔夫的？”在宫廷之内，有谁敢动他绕且初的女人一根寒毛！

“有哪个嫔夫够资格穿上黄衣？”

“你是说他是王爷，是皇族的人？”他大吼。

元绡叹口气，捧住绕且初的俊脸。“贵为皇帝怎么可以大吼大叫的，活像个孩子。”

“说不说？不说我就用‘体罚’来逼你说。”他将手放在她腰际警告道。

“是给敛琥的。”她点着他的鼻尖。“瞧你疑神疑鬼的。”

“给敛琥？”那臭小子，便宜他了！

“你知道纤儿一直都很喜欢敛琥，我总得拉拢拉拢他，为纤儿的将来铺路。”

“哼，只要朕旨意一下，他敢不娶纤儿吗？”绕且初骄傲地扬高下巴。

“又改不了这习惯。”元绡低头咬了绕且初的唇一下。

“再多咬几口吧，‘朕’想得紧。”

“不要脸，我才不要！”

元绡抢回衣衫别过头去，继续工作。

“那个臭小子，你为了他的衣衫，都不管我的病了。”

“病？”

“我想你想疯了。”

“你夜夜笙歌，我倒怕你会先死在龙床之上。”记得她在进宫前曾诅咒他最好死在龙床之

上，现在她可不想诅咒实现。

“你派敛琥去绣房，将纤儿接进宫里来玩几天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。”绕且初贼笑。“除非你愿意到龙床上来陪我。”

元绡被绕且初如此露骨的要求给气红了脸。“不要脸！”

到最后，她还是被架到床上去，展开一场“角力”赛。

☆

☆

☆

“喂！”

“小哥哥！”元绡一见到绕敛琥便奔到他身边，紧紧抱住他的大腿，害得他脸上阵潮红。

“你干嘛？”

“小哥哥，来找纤儿玩吗？”

元绡扬起活泼可爱的小脸蛋，天真地看着他，害得他脸更红了，不好意思地佯装生气。

“别抱那么紧，多难看！”

“小哥哥，纤儿好想好想你喔！”好想和小哥哥到庙里去玩玉珠。

“我今天是奉命来接你进宫看皇嫂的。”讨厌的堂哥！

“看绡姊姊吗？我去。”

“那走吧。”

绕敛琥根本不想等元绡，转身就走。

元绡跟得好累，一个不小心便摔倒在地上，发出好大的声音。

“呜……好痛……”

绕敛琥翻翻白眼，转身往回走，站在元绡面前，双手叉腰，一点也不想扶起她。

“你不要那么白痴好不好？”

“好痛。”元绡抱着膝盖坐在地上，可爱的小脸蛋满泪水。

绕敛琥再度翻白眼叹口气，蹲下身去。

“白痴。”

破锣般的嗓音倒令元绡停止哭泣，呆呆地看着绕敛琥。

“小哥哥，你的声音好破喔。”

“你这个笨蛋！我的声音什么时候变破了？”该死的女娃儿！他的声音像黄莺出谷一样好听，什么时候破了？

“白痴、白痴，纤儿是白痴，走路不生眼，跌个狗吃屎。”

声音又来了！元绡循着声音寻找，在绕敛琥的肩头发现了一只七彩羽毛的怪物。

“啊！”元绡指着那只怪物尖叫。

“闭嘴！”绕敛琥搭着耳朵。

“白痴、白痴，纤儿是白痴，走路不生眼，跌个狗吃屎。”

“啊——”元绡叫得更大声。

怪物以翅膀捂住头，叫得比她更大声，然后大喊一声，“闭嘴，白痴！”

说话的是谁？用破锣嗓子骂人的又是谁？说着骂人打油诗的聪明怪物又是谁？

是元绡自己？是讨厌小女孩、讨厌麻烦的绕敛琥？还是……以七彩羽毛捂着头尖叫的怪物？

—完—